宗朝上

朝野輯要

十六

朝野輯要卷之二十七

英宗朝上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
廣運開泰基永堯明舜哲乾健坤寧翼文宣武熙敬顯孝大王諱
字 肅宗第二男淑嬪崔氏以 肅宗甲戌九月十三日誕生于昌德
宮寶慶堂己卯封延礽君号性春軒 景廟辛丑封王世弟甲辰八月
三十日即位于昌德宮仁政門甲子拜 靈壽閣入耆社上尊号至行純德
英謨毅烈壬申加上章義弘倫光仁敦禧丙子加上體天健極聖功神
化壬辰加上大成廣運開泰基永丙申加上堯明舜哲乾健坤寧丙申三
月五日昇遐于慶熙宮集慶堂在位五十二年壽八十三今 上壬寅定世

室有二男七女　元陵 楊州健元陵右岡亥坐　睟容十一本二本奉安于彰義宮

藏譜閣又二本昌德宮璿源殿又一本永禧殿又三本毓祥宮又二本

璿源殿

妃惠敬莊愼康宣恭翼仁徽端穆章和貞聖王后徐籍達城郡守贈

領相達城府院君李禧公宗悌女　肅宗壬申十二月七日誕生于嘉會

坊私第甲申行嘉禮于松峴坊私第封達城郡夫人　景宗辛丑封世

子嬪甲辰封王妃庚申上尊號惠敬壬申加上莊愼丙子加上莊宣丁丑二

月十五日昇遐于昌德宮觀理閣壽六十六壬辰追上恭翼丙申加上仁徽今

上戊戌加上諡號端穆章和　無育　弘陵 高陽昌陵左岡乙亥

繼妃睿順聖哲莊僖惠徽王大妃殿下籍慶州領敦寧鰲興府院君忠

憲公濬耆女 英宗乙丑十一月誕降于驪州私第己卯封王妃
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壬辰上尊號睿順丙申加上聖哲今上戊戌加上莊
禧癸卯加上惠徽靖嬪李氏諡温禧宮号延祜園号綏吉墓在楊州高嶺艮坐暎嬪李氏廟号義烈墓在楊州大野洞丑坐
男孝章世子諱 字 靖嬪李氏以 肅宗己亥二月二十五日誕生于彰
義宮 英宗私邸甲辰封敬義君乙巳封世子戊申十一月十六日薨于
昌慶宮進修堂壽十歲 賜諡孝章丙申二月賜號承統世子以今上
即位以遺教追崇上諡温良睿明哲文廟号真宗陵号永陵坡州順陵左岡乙坐
嬪趙氏籍豐壤左相豐陵府院君文命女乙未十二月十四日誕降于崇
教坊私第丁未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乙卯 賜号賢嬪
辛未十一月十四日薨昌慶宮建極堂壽三十七壬申 賜諡孝純丙申賜

號承統世子嬪今 上即位追崇王妃上謚徽貞仁淑 永陵同原
思悼世子諱 字 暎嬪李氏以乙卯正月二十一日誕生于昌慶宮
集福軒丙辰封世子壬午閏五月二十一日薨壽二十八賜謚思悼丙
申今上即位上謚莊獻宮号景園墓号顯隆在楊州拜峰山甲坐
癸卯追上尊号綏德敦敬 有五男三女
嬪洪氏籍豐山領相鳳漢女乙卯六月十八日誕降于盤松坊私第
甲子封世子嬪行嘉禮于於義洞本宮壬午 賜号惠嬪壬申今上
即位進宮号惠慶戊戌進号孝康癸卯加上慈禧 誕二男二
男懿昭世孫諱 庚午八月二十七日誕降辛未封世孫壬申薨壽三
歲謚懿昭 墓在楊州鞍峴亥坐

女和順翁主 靖嬪李氏出 月城尉金漢藎

和平翁主 暎嬪李氏出 錦城尉朴明源

和協翁主 暎嬪李氏出 永城尉申光綏

鄭妻 暎嬪李氏出初封和緩罷黜日城尉鄭致達佳子厚謙逢罪賜死

和柔翁主 貴人趙氏出 昌城尉黃仁點

和寧翁主 文氏出 青城尉沈能建

和吉翁主 文氏出 綾城尉具敏和

甲辰八月三十日 上即位于仁政門 尊 惠順慈敬大妃爲大王大妃 王妃魚氏爲王大妃 嬪宮徐氏陞王妃 國朝寶鑑曰 上誕降前三日有紅光亘于東方其彩玲瓏白氣罩其上是夜宮人夢白龍飛入寶慶堂已而 上

誕降有文在右腕如龍蟠者九自幼儼如長者每進見于 肅廟跪之危
坐不命退之不退事 仁顯王后至孝常取苑中百花手自釀酒進于后后
賛賞時 上春秋纔五歲也在邸時騶率甚簡行路不知為王子也及嗣
位受宝於 殯殿當是時 侍宮人尚多尚儉必貞之輩肆習不道從至以
宝盝擲之階隅宝鈕缺裂痕微御座 上聽之晏如若無痕也 宝鑑文曰
辛丑 上在潛邸以八月十五日 肅廟誕辰拜 明陵往高陽農舍五日將造
闕暮登至德水川夜深無火燧點叢驛站人有牽牛過前川者從者告
日盜也 上謂驛將李聖臣曰彼迫於飢寒也然農者無牛何以耕乎站將
雖卑亦職耳爾其善處牛歸其主盜勿告官 聖臣即如 上言此昧爽
上還京第則鶴駕備義於邸門之外蓋已建儲也聖臣記其事付站壁

及丙子春 上幸 明陵晝停站舍覽其壁記命謄以帰至己卯 上諭筵臣宣

付有司

九月十九日兩司合啓逆婢事云云俞音之閟 仙馭遽遠云云 殿下亦必痛傷於

斯矣請沓一行藥宮婢出付鞫獄 若勿煩連啓 上曰先朝靳允非姑且涵貸

之事予之連下不允之批非忘君親之讎也亟停勿煩 大司憲李明彦掌令

柳時模校理尹容正言韓師得校理吴遂元脩撰李巨源持平朴徹東

等造相力請 上曰先朝日允之日寔无王言豈以有爲無而予今盡言三

司力爭中外以予爲如何而十二日停啓

卜相柳鳳輝加卜趙泰億

禮判李眞儉啓當有私親追奉之節新建祠墓建供祭需墓道并

置入一依仁嬪例礼行爵号自上指教可以礼行矣 上曰旣有 先朝爵号
予意則亦用仁嬪例大臣意何如領相李先佐曰用 先朝之爵号而用
大字亦無攸行之意也 上曰平日小心謹愼予亦以小心謹愼爲進報之道
何必大字爲尊崇之道乎三年後尙未建祠過因山民亦稍蘇礼行可也先
佐曰民未易蘇何可待此待春礼行 上依爲之先佐曰墓道增修當礼行
矣 上曰墓道予親自修治今更無修處李肇曰石物加排好矣 上曰
曾見靜嬪神道碑予亦有意而未果徐徐礼行宜矣先佐謂祠宇建之時
之俾事分付該曹如何 上曰碑石買用宜矣 後二十九年癸酉追上謚曰和敬
改昭寧墓爲園毓祥廟爲宮祭享一唯宮園之例以淑嬪封爵之周歲也及
甲戌御儒李熙運上書請追崇昭寧園 上嚴責爲遂之後加上謚号徽

慎孝純侫論 昭寧園楊州 高嶺酉坐

備忘記昨年特放因臺啓還收每以此聖心感傷今以放還矣但以遵

聖意聖后在天之靈想必歆慰前判書閔鎮遠特爲放送丞旨柳綏南

執明李重述復逢執義尹會啓請還收 上俞削黜大諫李誼救會不允

十一月雷異下旨求言 清州儒鄭奎相疏請復先正宋時烈院享權尚夏

留名治是致賢誣賢之罪 傳曰奎相疏還給 幼學李義潤疏大行大

王不幸有倦勤之疾 先朝顧命大臣奉東朝聖教策我 殿下於儲位惟彼

群小以半夜倉卒陰稱天位等說動撓民心而此門踏入醜成奇禍奇本

世家誅戮無餘至於禁庭蹀血之語設計陰凶在今 殿下之責宜亟正群

小蠢蔽之罪以明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大王之意又曰元老被誣風雷偃

禾君子未宥霹靂拔樹災異之由自古而然又曰至於斯文是非 肅廟遺教

昭昭立徒無憚於黜享尹志述抱寃士林流涕復享之典廉直之孔尚未孔

行云云政院啓義閔疏扶護凶逆倡打善類云云 備忘記李義閔疏專出

護黨悖疏還給噫朋黨甚而是非不明今後若有此事相擊豈不感傷

和氣乎此等護黨之言雖自上十章予則不用云云校理李巨源修撰李真

洙承旨李明誼請對請亟正義之罪云云 上曰求言之下一時狂妄之言何

足以極罪之之也又迭相力爭 上曰此後若事此等事爲言黨之亟之可也今

罪義閔則不可予有所弁更分更勧又力爭不已 上曰備忘還入則當改下

矣李明誼曰閔鎮遠特放故有致此疏云云李巨源曰快從臺啓閔鎮

遠特放還收仍正義閔誣 先王之罪仍下備忘明示好惡云云備忘還入

傳曰更觀批旨則好惡之意自在其中原批還下焉　大諫權益寬正言全
浩跡李義閱盡之極典事徐宗厦啟請拿鞫事柳鳳輝劄云云　答曰
向年卿跡齟齬無他予已洞悉云云先佐劄云云　答卿之畫白之悉予已
詳知全一鏡跡臣所撰教文呂呼草之除語到宮城陳兵蓋有逆集之
屯衛宮城非其黨盡殺之語將欲形容其事昭宗紀下司馬光叙李訓鄭
注時事涉血禁塗一句依俙憶涉塗之塗字蒼茫不記臣乃認塗爲庭呼
涉爲水过枼字掌令李太元曰此蹀字是过非水过也遂蹀字書之古人以
涉蹀二字通用蹀血之語詩史極多蹀血京師都血蹀血不可勝記臣於
古文中蹀血二字目習耳熟不復多思容易書下以一般字義不問其出處云
云　答何足爲嫌　趙泰億請對入侍歷陳義閱罪狀請明典刑　上

曰李義閔絶島安置可也臺諫鞫問之請決其知過也泰億曰閔義跡
辛丑以後事皆非　先王之意云者罪關倫常決不可置之云云唐時宦官
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世之無識者或有如此者至於辛丑事非出
於為國家定策之意也以為逆招覬之是豈近於乃心王室者耶丞旨金東
弼曰義閔至以　先大王有倦勤之疾云語意絶悖況乃逆輩罪關　宗社
則其可以為有定策功而容貸也哉風雷偃禾比乃徒於周公其亦免嚴矣
上曰予在私邸時以孤竹清風四字書諸壁上可質予心泰億曰　殿下本心臣
下豈有不知之公除日特拜柳鳳輝為相此宲帝王罕有之盛礼也又曰　殿
下快賜允從特命島配不勝感嘆而臺諫執法之論不得不如是也　奉朝
賀崔奎瑞跡不意人跡以向逆賊謂　宗社之誅云云

清州佼宋載淳疏請復先正臣宋時烈院享之儀雪正先臣權尚夏泉塗七
之寃云云又曰一鏡遍天之罪向來教文曰隻手蹈魯翬鍾巫之駭棧殆桒邑
趙高沙丘之餘術一則日殆不免禁城之喋血忿三者禍生骨肉事變罔極
雖其同黨者亦嫌其罪語鍾巫一句則付標刪改而旣下喉院衆目咸睹則
不可以請改有所貸況禁庭喋血四字須示八方哉　聖上受此兇限汚衊而
之滿庭諸臣終無一言討罪時在文衡者佯若不知反獎以能文又曰鳳輝之頃
年一疏題有危動之心路人所知今日逆臣庇護崇奬轉擬相望彼輩自中
無　殿下固已久矣願先正一鏡之罪又彰鳳輝之罪云云　傳曰還出給
東學訓導李鳳鳴疏論輝者鏡之罪與宋載淳疏畧同　傳曰李鳳
鳴情狀大臣不有餘力誠極駭異原疏還給今後事係黨論者勿捧入

傳曰大臣因鳳鳴疏而不安云鳳鳴遠配可也

司直李明彥疏言自古凶逆敢行簒奪者必動引伊霍勢威成立之後終至簒奪乃已漢之董卓晉之桓溫其意何嘗在於伊周獻哉向日覬覦輩之心實欲假 殿下為名 殿下於其時幸受此輩之援立則其果安於心而有辭於天下後世亦將以 殿下為何如主耶 殿下於此宜深加痛惡之之

備忘記義閑欲探予意投進凶疏予非不知明示典刑只給原疏者予之方才湛然此等說莫之信口故也諫臣佞臣以前日之不忠何患於今日之意進陳於前每聞此言竊欲溘然以金一鏡事觀之職在經幄護黨如此金東弼疏中衆口譁然指為狂妄猜儒臣未能闡知邪黨錮如此宜遞其職以廊公言之路故義閑相臣請對後特施島配至若教之其章奏有異代撰

王言不可不審也蹀血禁庭恃刃鍾巫而句春秋綱目所書者何處乎孔子
誅少正卯乃嚴堤防也收奪官爵門外黜送叫配義閔今黜一鏡乃破朋黨也
重綱常也巫旨李重述李明誼放金一鏡應製之除要不過無情所段頃
平指臣之疏亦斥其文詞之荒雜而已至於儒臣所達亦出有恃安陳豈有護黨
之意遂職之僉下於意外巫收一鏡削黜臣源遂職之僉　傳曰職在近密
而護黨之習可駭　護軍柳復明前縣監朴師益疏請一鏡快正邦刑渡
逆請人一逆竄黜　若一黜一鏡已施其典護黨之人亦罷其職矣何可
戮之而後始正王法乎　備忘記一鏡教文中語靜而思之不覺心烈咄号
殯殿寧敢濫然不可削黜而止絕島安置當日內押送急於私黨不顧分
義伊日屢達巫旨削奪官爵門外黜送現告李明誼李重述　禁府

金一鏡珍島安置　傳曰特命之下珍島定配駭然該堂重推旋義改付
標又命荐棘　前郡守李鳳翼疏李森當此廢業之日如許奸凶不可委
之將兵之任請亟收兵權快施竄配尹就商與逆鏡親狎路人皆知亦宜罪
黜罪人一鏡不可荐棘而止快正邦刑以明春秋之大義　答曰終涉過當
校書博士李漢東疏曰故相臣金尚憲當　孝廟敬幸山陵之日封章力
挽可的今日之事當此之際　殿下慎重一身而因山時親行之命有司之臣
草草序啓而止伏願亟收成命云　答進言可見愛君而情理所在難以
撓改　儒生崔補疏曰李鳳鳴一疏粗伸討復之義在廷之臣庇護逆鏡
以言乎相則柄用之大臣首化同惻以言乎將則倚杖之御將未免指點
安知非與賊鏡綢繆而然耶云云　傳曰崔補島配當日押送　司直許

玩跡論一鏡罪及營護人之罪又請寢山陵章事 傳曰位居宰列未
免脫黨習請寢山陵章與漢東跡相符不可以宰臣跡蓄之還給禮判李
直儉跡許玩之跡又侮如出一套敢以陰秘之說為間君臣之計云云 前
正言林柱國跡論一鏡鳳輝李森尹就商罪且論一鏡撰教時主文趙泰億
事 傳曰林柱國削去仕版原跡還給
趙泰億李真淳入侍時泰億曰金一鏡事處分至嚴臣初已不得早言
臣罪大矣一鏡文字出後豈獨金東弼知之朝中諸議莫不謂然此是壬寅
年也一鏡駁貴臣貽書戒之一鏡怒之辛丑以後不相得至於教文蓋臣至
親入教文其文得失臣亦不敢言之且何來諸議或以為罪其人而改其文或
以為文字不可以殺人一日二日自然至此寔非庇護而然也當初不言之由

折如此彼李鳳鳴崔補軍憑籍此事欲空朝廷也臣既有嫌初不敢言而已現發之後何敢容貸雖更加罪至於死亦無惜又分疏李森事

上曰義閔以誣 先王之罪皆欲連請設鞫可謂正論至於一鏡事甚於先朝友愛之至德如何而有此等言而執法之臣亦當請一番鞫問而嘿无一言予寔慨然李真淳曰三司之不言亦有委折教文出後句語驚駭或曰可罪或曰猶未明知議未歸一遷就至今殺罪後尚未言者初既不言今方自處不暇而然矣 上曰今弘錫亦疏論義閔而以向予之所云破朋黨三字為言逆之為逆予豈不知但其餘人盡逆而此予所以欲務蕩平之道

領相李光佐丞旨錫三入侍時光佐曰臣所遭口語古牒所无乞寢山陵章事云云 上曰李漢東疏初則泛看及聞丞宣所達乃覺語意之陰秘

崔補跡非渠一人之言且許玧白首峯列其漢東一奮予筋敲打破彼輩之

之不能核改矣先佐曰全一鏡事其還就至今之由右相及東鄕已違而莫

非臣等之罪也臣與一鏡臭味燕越大提學緣臣而不得爲則其外戶兵判

在時議之所屬不得已爲之此亦臣罪 上曰予豈以大臣不爲言疑乎大臣不

爲庇護一鏡予豈不知先佐曰李臣潭曾與一鏡相較李眞洙亦非私護

一鏡之人也先佐又曰李義閔故參判端錫之侄也其跡直以辛丑以後事

非 先王本意如此不道之言備忘只以護黨爲教此事在 殿下爲父

兄之事如是從處國人憂憤不服云云 上曰予非不知其言爲不道而本

則出於黨習故云云矣島配因右揆言爲之矣首揆之意主義閔何以處

置則當於律乎先佐直用極刑宜矣錫三曰此逆也設鞫決不可已也

上曰爲先拿來過因山後設鞫可也 上又教曰一鏡不可荐賜而止亦依
義閱例同爲設鞫可也金一鏡事 下教後不言三司一并罷職現告
僉凝柳儼朴弼夢及趙最壽趙翼命尹容金弘錫申致雲 護軍
鄭東後跡鏡賊之血黨盤據近密或護以言語譸過或稱以妄將掩
護之快照不可掩宜可竄黜之典身居三司之列者初視若尋常崇奬擢
拔明命之下一無請討之言可謂無忌憚云云 承旨尹游啓曰永命設鞫
廳則三大臣諸宰方設開坐之際聞鄭東後跡語即出金吾待命 傳曰
勿待命事傳諭鄭東後不過但破鞫事之意越即開坐事言于大臣啓
院啓領左右相出城事 前掌令蔡膺福跡柳時模改換教文之計用意
陰慝一鏡換大行朝綸音已頒八方者也乃於今日追改則將謂 先朝之

王言乎柳謂今日之王言乎固宜先討鏡賊 昭示 大行在天之灵仍兪復
擯須示方可謂道理而時模息於營護只歎苟宜了當假托設援之請敵
以不思出處等說疑乱 聖聰宜施投畀之典又曰鏡賊逆狀無人一言者
而因一李鳳鳴之疏懲討方務矣追臣之請竄鳳鳴所謂為達德報仇
也疏伎弁拿鞫惟彼狂妄之人固不足惜而以言護罪前後相繼又今嚴
訊永言之旨又怫慮之云云 傳曰還給精手李善昱啓請島配不允
右相趙泰億來詣賓廳引見領相李光佐來詣賓廳引見 敦諭左
相柳鳳輝承旨尹惠教書啓當趙泰鞫坐之 鞫廳李義淵刑三次不
服 京忠兩道伎朴趾赫等請復先正宋時烈院享權尚夏職名仍
論李光佐趙泰億等護鏡之罪李義淵罹刑之冤 傳曰朴趾赫極邊

遠竄 傳曰一鏡拿來都事已過十餘日尚無息白今日大臣陳達
別遣他都事拿來先遣都事則送羅將拿來 備忘記司畧朴
徽東所進輓章危途閱歷千層浪黼座依俙一夢傷句語殊不愼重使
之改進 前持平李倚天疏權益寬李明彥尹容黨相繼投疏言
無所不至大臣以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說陳達之唐時宦官閹竪輩
援立庸君之事引論提陳於前席者此不已將至君不君國不國自賊
鏡以來護黨之論柳時模已極絕痛金始鑌以有心無心為假設辭
挫試 上意彼以己巳餘孽投合時議曰又逆鏡拿鞫命下已至一旬
而迺留近畿國言喧藉逆奏先發欲為掩迹臣謂迺度逆承旨營護玉
堂與金吾郎堂及金始鑌一并竄黜朴徽東輓句叵測亟加究問

傳曰還給領左右相待命勿待命事傳諭 十二月初四日金一鏡拿來囚初
五日 傳曰鞫廳本府為之李義閑一體之 李義閑物故啟金一鏡刑二
次不服 前佐郎李台徵疏諸臣營救自初彰著逆情節節不一一究
覈安得無遮護彌縫而請親鞫云云 忠清儒洪得一等疏 殿下洞知
一一鏡不知衆一鏡以一鏡治一鏡何以盡得其奸情而一鏡即 大行朝逆臣
殿下之讎人斬之於 梓宮之前以告 大行大王之靈并得其凶情快正王法
況非但謀血句而已所謂凶語妖惡戚聯內屋等說明有指的且白
指中締結行貨謀害 兩殿者首以一鏡現告者倬若不知抹而不書姓
草胥命急急請對乃以諸涉 兩殿重加孔論事定厥此申銋疏論其罪
則乃反構陷妄置則以撲殺自望以緘其口凡此數段誰能一一發問於一

鏡未死之前所恐如頃年尚儉元貞徽之不問締結之爲誰某也撲殺一鏡
以掩同情事非難事也顧毋墜術中云云且引墨東悟戒之語請親鞫
云云 答曰疑之太過語不擇裁予不取也 前參議朴聖輅跪進鏡固
可誅而同情者獨不可問乎若不鉤得亂直法則雖誅一鏡而是一鏡尚自
若也此一款窮詰毋使其徒黨見漏云云 初八日親鞫時 上教曰辛丑一
鏡疏及壬寅龍虎變書參看則顯有同情之跡虎龍拿來一體鞫問
一鏡處懷刃蹀血眷閤則一鏡曰古人多有用者吾亦無心用之豈有向
殿下有心用之乎 上曰當軒汝於梓宮之前款鬪 大行陟降之灵一鏡曰
吾亦欲死於 大行側矣虎龍拿入後 教曰予在東宮汝以何故混入
於凶書中所虎龍曰 殿下青天白日何敢混入於凶書中乎爲 社稷

告變之外更無他意 上曰此言尤凶測矣又 教曰與汝一鏡有同謀之跡
一一直指虎龍曰矣身與虎龍元無同謀事一鏡教文中凶悖二字直手
萬死矣身則爲社稷告變有何死罪一鏡虎龍之書搜來後 上曰一鏡
與朝臣往復書札不必盡爲搜見即令焚之於殿前虎龍文書中搜
得一鏡教之及疏本謄草後其他亦焚之 教曰汝與一鏡無同情事則
一鏡教文疏草汝得見乎虎龍曰朝紙得見後更無一見之事 上令
丞旨指虎龍文書中兩紙示之曰此兩紙何在於汝文書中耶虎龍色
變語塞不能對而賊 推問時諸臣嘿無一言一鏡言必稱先王忠臣稱
吾而不稱矣身自上親問一鏡者頗多至於以自視青天白日云者何論
終死旨指的而告若以如我忠臣何以殺之 殯殿不遠惟願速死歸

待之之 上又問曰汝於本府納招有沙丘密謀之句或曰宜去或曰用之無妨之說同情者直告 一鏡曰白首之年何可賣友圖生 上問虎龍曰汝之納書中不欲為君者何說 虎龍曰知之 殿下有泰伯虞仲之心也至於賊鏡相符事有是而二更罷出 上曰明日庭鞫為之 初九日睦虎龍物告故 傳曰一鏡停刑鞫廳大臣引見入侍時趙泰億曰年老而受四次刑者尚不徑斃而虎龍遽斃事甚怪駭此則從當查覈而罪人已徑斃昨有告 殯殿正典刑之教近有戮屍之教依此為之如何 上曰一鏡與虎龍罪惡何可污口言之一鏡教文措語姑置之自視以青天白日等語亦足以正刑矣一鏡則昨日不能忍杖而虎龍則不然今忽徑斃必有委折軍卒羅將刑推究問事分付 泰億曰金一鏡停刑何以

為之乎 上曰希龍往燬一鏡若又杖之往燬則無以伸予之至痛故使之
停刑欲聞諸臣議秀億曰一鏡本府納招時自視以下渠豈先覺所語
極凶慘故按獄臣驚痛相語則渠始請抹去鞫獄可死之言寧許改乎
實無更問之端固當直請正刑而人以為撲殺掩迹故不敢直請矣其指中
青天白日等語既希龍之所云云渠何敢又用之乎 上曰希龍壬寅亦
為青天白日等語矣秀億此等凶語希龍鞫案有之而鞫案嚴
秘臣與秀億全然不知矣到今鞫案搜見之際始知之驚痛何達
壽賢曰壬寅鞫案則臣於壬寅以江留出去豈得見鞫案乎青天
白日等語臣則全不知而一鏡則其時案獄者也渠知獄案有此
等語而今又發言矣渠之二人同為此言驚痛何達 大諫尹游曰

曾有趙嗣基直爲正刑例直以自視以下數句語明正典刑宜矣
上曰大臣出去試捧結案終若不捧直爲正刑可也 泰億曰虎龍
何以爲之乎 上曰不可經宿即爲梟示今日內正刑 泰億曰謀逆
者斬於軍前光奇前路徑上不遑堂古介行刑嗣基及李師命曾
於堂古介刑行矣 上曰兩罪人皆於堂古介行刑 泰億曰大
明律犯上不道不待時處斬籍沒家産今亦同此例乎 上曰
然矣壽賢然則虎龍依此律行乎 上曰依爲之 李光佐入侍時
一鏡虎龍事云云義閔事誣及 先王不道之罪共兩賊少無異
同一體施律宜矣 泰億曰一鏡籍産矣義閔亦依宜此 光佐曰推正
典刑令於虎龍施之義閔同爲施律則處分圓備矣 泰億曰即臣

當初之所言也沈壽賢曰義閑徑斃已久或已埋則掘而戮之卽
其戮屍異矣洪致中曰禁府之言是矣 上曰判禁之言好矣光
佐曰然則戮屍之外籍産等事一體舉行乎 上曰一體舉行也
子息幷流配光佐曰臣之所請三罪人一體施律寔爲國深恩也
前獻納鄭光河疏請逆鏡施以逆律懸首藁街籍孥瀦宅告
廟須敎虎龍宜與逆鏡同律 答曰一鏡既從嗣基之例虎
龍則宜正典刑乃治逆之律爾言是矣特施懸街之律焉 傳
曰鄭光河疏批中下敎只於虎龍扎行雖以二人分付獨扎虎龍
事更爲分付 知義禁洪致中疏請一鏡與虎龍一體施行
答曰一鏡既有嗣基例虎龍用向日治律逆所引者異律異何

傷　虎龍大阿只女大任今年生爲婢子德成德福爲奴叔天
僖爲奴任震興震福贊興安置一鏡子允興喜雄昌海寧海
流配義閔子岐金流配　十二月十二日光佐參億入侍時　上曰一
鏡旣伏法教文當以改撰頒閣堂上牌招製進光佐曰外間議論
一則曰以　先朝命令改撰而具由告　殯殿用之一則曰直以　當
宁命令撰之而具告所以改撰之意可也云下說宜矣參億奏同沈
壽賢曰以主若曰製進後可以須賜之意措辭末端好矣　上曰依
此爲之　生員李德普進士申暻等疏復請先正宋時烈道峯院
復享及權尚夏李喜朝復官事　傳曰是非姑捨殆言無倫此疏
還給疏頭停孔

乙巳春 教曰明黨之禍未有甚於近日一邊之人盡驅之逆黨
其中豈無抱冤之人乎彼攻此擊空言相塞今當歲籥重新豈
無俱春之意乎彼謫之人令全吾與大臣登對疏釋銓曹隨手
收用咨爾群工諸黨習務公平保我邦家
正月初二日前都事柳應煥疏言一鏡為魁彥龍為指使則一
鏡之罪減於彥龍豈非失之又失乎今 殿下為處律懿遵用
先朝趙嗣基之例此有不然一鏡乃誣惡 肅廟欺誣 先王誅
危 殿下反 慈聖之賊也近日討逆疏不過蹀血禁庭懷刃憧丕
八字而已至於 慈聖之受誣猶未辟力破故 殿下終施刑次豈非
痛恨乎惟我 肅廟扶賢斥邪扛其嚴正一鏡之黨失志怏怏惟

我殿下入陛儲位此輩胸中已有章蔡王進毒之計故奉奇操切於前鳳輝狩蹤於後及夫先王患候使殿下代理則錫恒以傳禪之語熒惑人心又使世良繼有陰移天位未後一事之說並與達儲事而顯然傾我殿下一鏡承受諸賊之謀自作窩主拔直一蹤直以莫顯墓奪等語爲說則蹀血懷刃之說奚待教文而知乎所謂莫闕顯隱情太后恣行戮廢之謀者也此不得謀危殿下並與慈殿而誣者之的然矣此蹤後不滿一旬尚儉之事出焉慈殿諺教從中沮遏不使外人知之鏡與諸臣力請直斬尚儉而逆婢鞫問不直孔行並今自斃其表裏相應之迹尤益難掩及其白望招辭以一鏡行貨謀害兩宮之說現告而一鏡暫時待命旋即請對乃以微

因之說祀　兩宮者不爲孔論定奪而自治其獄盡逐言者天下寧
有是哉尚從之計不國謀危之跡已露而凶逆之心猶未悛其跡曰懷
乃半夜有魯之鏡巫此誣　殿下也食中行毒有若漢之巽題此誣
慈聖也又曰秉書矯制有若秦之斯高此擬　殿下於秦亥也既
稱討賊而反教以三手凶言罩籠我　殿下與　慈聖者昭不可掩
此可忍也此可忍也其教文又稱巽題前後之字凡三用巽題而猶
恐其言之微而不顯曰圖以霍顯之行盈徭之以内室戚聯所謂
行盈即霍顯諒令　太后亂酒以困辱天子事也此與跡詰相符
其指意所歸豈但章蔡輩誣宣仁而已哉濤潛兩凶乃　廟書
接治之賊肆然贊美蜚語妖惡非臣子所忍提說　之事而唐

矣自書噫噫焉 先王代撰之文誣 殿下既蒙此惡況以誣 意
聖之說顯然書出以至數誣 肅宗須示八方雖寸寸斬尸片剮
何以償其萬一乎只斬其首保全其體而陰情節尚未覈究此何獄體乎
亟降明旨勘以極律 又曰逆鏡辛丑冬疏既有同參諸人則可以究
問矣請直斬尚儉等諸人及逆婢鞫問時不直風行之金吾堂上
不可不拿問與一鏡同出白地拖者并命拿問 又曰忙忙急急不成貌樣
之說傳禪之語陰移之言便作陰虹震驚人心惟其不治輝爲恒良
故有此鏡儉輩治鏡儉輩不猛故附麗之徒惟得躑躅云云命應煥
權着紗帽入侍時一鏡疏下六人削黜鏡賊收孥事 下教應煥亦以
傾軋削黜

初八日造紙別提方萬規疏今日議論只知 殿下之受誣而不知東
朝之受誣柳應煥猶未能劈破臣請陳之一鏡所撰教文章疏中用
霍顯梁冀閻顯事至再至三惟此三事載史皆交通太后毒殺嗣
君者也是皆渠輩所謂小急手者又曰內屋戚聯臣未知內屋何處戚
聯何人又曰一札更到於重宸遲速潛探於其相所謂重宸指何處而
言也重宸御札是豈圖得者而潛探姻日將欲何爲而是則渠輩所
謂半地手隱然以 慈聖亦有與知於其間者然於是乎金姓宮人之
啓又發矣宮人金姓之有無臣固不得以知以 大行朝元無善覗之其不
在野然可知渠輩豈不知其人之案無而許多棧閣藏在其中未來粧出
尹恕教者投進一疏至曰此賊乃 先朝供奉已久以 殿下所愛亦愛之

之意有所不忍而然矣又曰淑媛趙贓最承恩寵 先王寵姬猶加顯戮
噫供奉亦愛等語指意叵測淑媛引論亦極陰慝此豈恕敎一人之
說哉若使聖意果有是言則胡不生置一一盤問而急急正刑後始發此
啓嗚呼其設計窮凶極惡豈可使此輩一日偃息於覆載間哉云云又
論沈壽賢擇配一鏡便地事三司臣護逆事吳遂元尹恕尹善救不討
逆鏡事誌文沒接前後發啓人幷施逆律事 傳曰方萬規疏末所陳
大意雖好至於冀顥二字此等文字雖出於一鏡為人臣子何敢提論其本
語以駭聽聞矣此疏還出給方萬規削版 左叅贊姜鋧等搢紳疏
請嚴治方萬規罪事 荅曰萬規疏雖極驚痛其引用之人亦不究問
先則治其辭不諱者謂輕重如何況此等說一猶不忍聞其可成案而

治乎以李光佐疏萬規遠竄

十一日夜備忘記一鏡不道之言可勝誅哉請討加律之言或出於大臣或出於重臣而三司嘿無一言一并罷職現告李明彦金瀰李匡德尹光益等三十三人司果金相玉趙鳴謙承旨除授參判李世最禮判金興慶改差前參判黃一夏叙　備忘記禮判許玧大憲金興慶大諫俞命弘吏議尹鳳朝承旨朴聖輅除授　承旨金東弼鄭錫三朴聖輅兵參南就明改差事　下教

十二日傳曰申銋出陸向日臺臣雖請還寢而不可以連啓有所持難特爲放送吏議請對彼論未蒙放諸人別單書入禁府啟定配未蒙放諸人宋相琦任埅李喜朝申晳吳重漢依判下放送鄭亨益亦

為放送李挻周李愭洪錫輔洪彦度量移金壽大柳慶裕朴膺亭
孫一叢令配所減等李明會出陸其他蒙放罪人并放送事分付于
各道 大諫俞命弘所論僥賊未及竄殛徑先亂法神人之憤不能
快伸疏下六人拿鞫事 上曰向來一鏡佛龍文書燒火時亦有 下
教矣 先武時亦有安反側事今不可為已甚事并遠竄又所懷斯文是
非 肅廟處分炳若日星向來備堂回啓敢以非 先王本意肆然誣
回啓諸臣并姑罷職門外黜送 上曰令喉院其時回啓人書入又所懷
刑參李森為鏡賊心腹逆鏡之出配也使將校贈自賭閭請絶島安
置 上曰以其一事至用荐棘似過矣 傳曰兵判李裕民除授兵曹
草記新除判書李裕民時在南浦地何以為之 傳曰陵行只滿數

日令姑改差前望单子入之沈壽賢落點名對時尹鳳朝曰司僕提
調以無故人差出事 命下矣在京無故只是沈檀而闕入於白望指
不可入之閔鎮遠洪致中在駘州催促則可及於陵幸時矣 上曰依
爲之 上曰不諫入來乎承旨金相玉入來而堂后入名對故不得正書入
啓矣 上曰夜將深矣臺諫入侍事注書出言司諫李鳳翼持平柳
復明入侍合啓鳳輝削黜事 答曰事關自己 大行朝罪則可
今時則不可宋時有人鳳輝者而 英宗不罪矣承旨曰此與鳳輝
有異矣 英宗時韓琦歐陽脩建曰陛下見蔡襄文字乎 英宗
曰不見矣 歐陽脩曰不見文字不可以流言罪人矣此事載歐陽
集中矣 上曰蔡襄有不宜忙迫語矣承旨曰此則言於名號未

定之前豈可如鳳輝於名号已定之後乃言乎 聖上無以事關自
已爲教 殿下之位卽 祖宗之位也 凶逆之犯謂以事関自己而不嚴
懲乎 大諫論光佐事 上教以此人決不止於此矣勿煩 又論泰億事
上曰不討一鏡雖出於染黨其罪豈如此乎 他事予所不知而門生國
老等說予分明記憶矣勿煩 臺諫連陳不可不允之意 上曰三相事已
下批矣 向日鋒刃之慘毒何可忍言 此出於黨習也 寧人負我毋我負
人豈可效此而爲慘毒事乎 又 教曰時臺諫以明陵改誌啓不覺驚痛
而光佐則援引 先朝故事不允以此罪之也 同日合啓左相柳鳳輝
柳何心腸以邦家至重之礼謂之國本太軽以 宗社莫大之慶謂之抂
急草率授受光明而至日使令催促 儲位已定而猶自驚惶憂

感末又以人心靡定等語因有紀極况遂討方張突入登對無所顧忌姑先削黜領相李光佐包藏禍心逌謫陰詭向日逆儉摸之事家口譁然而乃反崇奬超陞八座之列通擬本兵之長愛護依仗猶或不及逆儉逆亨彰著而身居三事終不請討逮登筵席扎說不得至曰凡事久則因循討賊何等事而久而因循不爲乎且渠自以爲丙申以後事心事未暑自劃於 肅廟朝及庚子大喪亦不越哭陵墓已扁之後揚揚冒出恣意擅𢧵若夫 明陵攺誌文之請寔是凶宫罔極之變而伊日收議語涉駭悖况斯文是非 聖考遺訓炳如日星而敢以非 先王本意一筆句斷請罷職右相趙泰億逆儉教文出則爲主文而䠫血二字看作尋常向日 聖上燭其逆節荐降哀痛

之教而稱病偃臥無一言崇討畢竟處分嚴正則欲爲自拔之計
遂發有嫡之說情態尤不可掩昨年鏡賊之償使也送至西塲盃酒講
歡詩句寓意所謂有嫡者如是乎若夫前席所陳定策国老門生
天子之說絕悖無倫噫噫國老門生即唐朝閹宦擁立昏辟之事
乃敢以此擬於今時萬萬駭悖請罷職并不允新啓李師尚以鏡賊血
黨昨年疏乃敢以 肅廟諸臣比倫於昏朝凶黨請絕島安置戒
殿下先御大位而李明彦敢以擁立等語肆然書於章奏請絕島安
置 上曰削黜又啓一鏡僕用銓官并削黜依允
十七日方萬規拿鞫引尹鳳朝鳳朝拿入十九日萬規堂十次
行刑尹鳳朝極邊遠竄三月命放送

十八日李天海伏誅　日前　上幸懿陵天海於駕前乱言　上親鞫天
海乃發陰惨不忍之説累施刑訊竟不直告指嗾人遂正法
聞義咍鎰曰戊申逆乱時任環供云甲辰乙巳間天海以凶言被誅此則
有翼維賢做出凶言而使之也有翼言維賢懷不軌之心欲推戴密
豊作不忍聞之言欲玷汚　聖躬煽動人心成其逆事李师曾供云維
賢以咸里為高官非此時宜不草〻故有此怨國之言李翼観供云有翼
初為此凶言而有翼聞於朴弼賢矣天海初居生民洞移水閣橋臣往
来京中天海為主人臣兄弟夜與天海為此言天海素虐突故臣果
指使而言根又出於李日佐日佐弘澤之子獜佐之族居果川入賊黨
云盖有翼與弼賢教誘維賢做出凶言又與益観之兄弟観孝世弘日

佐傳播遠近翼覌又嗾天海作变之状至是盡露噫噫痛矣天海之
言即今年乙酉致雹之之言也甲辰八月　景廟違豫二十日御廚水剌供
蟹醬即秋節新味故　景廟以此多進水剌其後過推之說流傳外間
有翼弼賢輩假此而做出叵測之言陰嗾惟賢而傳播之要以合於
逆鏡之凶言又誘天海作前古所無之変　上駭憤方鞫天海夜深坐請
還内　上教曰其言逼於不敢言之地爲人臣者不暇他顧夫天海之言敢
逼不敢言之地今年致雹又襲天海之說而至於蟹醬之說雖以天海之凶
逆亦所不言痛哉寧復有如此凶誣哉伊時東朝設有所送此乃當然事
況所進是御廚所供乎蓋凶黨常以建儲代理之教皆出於我　慈殿而敖
惡　慈殿積懷凶逆不道之心至於如此可勝痛哉

二月院啓尹就商共逆鏡結爲心腹頃年名出白望 招請極邊遠竄依
允又啓申慶濟李匡源李眞洙遠竄事 允之又啓申致雲金是儹柳世模
李汝迪遠配事逆鏡疏下六賊拿鞫嚴問快正王法事不允 府啓權益
寬以逆鏡之從弟前後疏啓指意凶慘請極邊遠竄 允之 憲府啓訓鍊
都正南泰徵締結逆宦爲鏡賊腹心與賊相爲表裏前兵使朴纘新以
逆鏡之外甥方在喪中換着軍服昏夜往來路人皆疑其與鏡同惡而賊伏
法之後益懷疑懼聚首謀議無所不爲請極邊遠竄至五月 允 知經
筵閔鎭遠袖劄 殿下所當先務者一日敦孝弟二日恢蕩平也我 肅
宗大王辛巳討逆丙申斯文處分可以傳百世而無弊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我 大行大王仁慈明睿温粹和易不幸中以後自覺症候之難強托

殿下以儲位仍命代理諸臣不忍奉承者蓋有日矣及有世子可乎左右
可乎之教則至意愈懇聖慮益深一種諸人自生疑懼恐其不利於己趙泰
耇冒入閤門直蒙賜對輒以 宗社將亡為言及達宦尚儉事發乃反往
究大獄不覈其事案虎龍一鏡繼出而斬伐肆行誣悖滋甚丙申處分
辛巳逆獄凡 肅廟平日政令不問大小変易殆盡輒曰稟 上旨而 上旨
嗚呼稟其曰稟其曰命者蓋其違豫中從塵則羣凶奏達大事是非
或未照察而然也夫疾病之來聖人所不免何損於聖德一隊羣凶曲諱
先王之有疾陰以自脫其欺天之跡彼凶徒於 肅廟則直斥其處分謂由
於沈痼之疾恣意誣毀於 先王則秘諱疾患言或及此輒指為逆以
至尊 殿下撲殺上書等人此其故何也事因兩朝導 肅廟處分或慮

有妨於　先朝襲　先朝軌轍則又恐有礙於　肅廟持疑不決左右難處
肅廟之誣無時可卞　先王之本心無時可明矣必也明言　先王以仁孝明
睿之姿不幸而有无妄之疾為小人所障蔽數年之間變易　肅廟之舊
章者一出羣奸之眩亂然後庶可解中外之惑　先王本然之懿德乃
明如日星矣是豈非孝弟之本歟至若恢之蕩平之者夫蕩平二字謂人君
用人處事之際拒絕私意惟看其人之賢邪而已今之賢邪卞之最易
幸　先王之有疾忌　殿下英明蟠據糾結欲制其欲者皆由法也　殿
下既已覺其然〻斥退之際輒示顧藉愛護之情矣切關　殿下每欲遜
嫌〻疑拘於小節傷於大體程子曰避嫌賢者且不為況　聖人乎鳳輝之
沮遏世良之出言饒用之措誣其他危動不止此輩蓋　宗社之罪人

非 殿下之私讎也今 殿下慮人之疑其為自己復讎容忍半年認
賊為子不惟不討而已新政之初擢鳳輝於輔相此真所謂以德報怨而
孔子所不取也且 殿下之作儲極者 先王禀旨 慈殿定策其時諸臣不
過夾贊而已有何功勞之可論而乃徒 殿下以恩用舊臣自坐相惕乃以
援立擁立之說及定策國老等說相繼陳達今欲帰 殿下於有嫌當避
之科 殿下不得不動於此等說竄謫諸臣無罪抱冤者久靳霈澤最
後雖有數十人而當初以建儲陳疏之臺臣尚滯嶺海并與同時被
謫者均有向隅之嘆此皆 殿下遠嫌疑之過也朱子之告其君曰陛下
之心前日未有求位之計云云誠至論也 殿下前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乃徒
謂 殿下聞此言若朝衣之坐塗炭不欲遠嫌疑則徒示人不廣也云云

三月復故領相金昌集左相李頤命李健命右相趙泰采官爵遣官致祭故判書李晩成等諸臣皆復官 國朝寶鑑曰初 景廟有疾無嗣昌集等諸大臣白 景廟稟 慈殿冊上爲 王世弟賊臣柳鳳輝及趙泰耈與金一鏡構揑昌集等欲以危逼儲宮遂嗾睦虎龍起誣獄肆行誅戮昌集等諸大臣及晩成等諸臣皆被慘禍至是右議政鄭澔劄請已死者伸之在謫者放之遂命賓廳會議 上曰大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今之元惡無過乎一鏡與虎龍誣張大獄斬伐狼藉天壤之間至寃盤結此今日所以不得不有昭雪之擧也然因此又加誅戮則非伸雪也乃報復也卿等體此意務極公平 命四大臣復官卽令 賜諡金昌集忠獻李頤命忠文李健命忠愍趙泰采忠翼復因儒疏建祠

西湖 賜額曰四忠祠 三司合啓鳳輝加律嚴鞫正法事 光佐券
億加律島棘事 俞尹恕教島配 館役姜柱宇等書請伸雪
尹志述使配享正賢祠 優批仍俞昭享 虎龍上變初按獄諸
臣枉逮寘其後按獄諸臣削黜僞勳僞科削罷事 下教
是時三公鄭澔二月拜相閔鎮遠三月拜相李頤命四月拜相
四月同畢鄭澔三疏頃日相臣以先大王疾患布告中外為請而其
後他相劄又復力請告廟畢竟登對果蒙準許云噫相臣亦經
事 先朝尚安忍以此言加於 殿下之前哉 殿下於 先大王親雖
昆弟乃其繼體而傳重寔有父子之義父兄之事雖尋常言動之
節在身後對人而言則尚且有惕然不然矣此我 聖上所以嚴

責向來大臣諸反 先后着也况其追提 聖候何等至痛豈
殿下所忍聞所忍言者而相臣之言及至於此使我 殿下孝悌之家
法將未免貽譏於萬世臣實非之藉令 先朝處分盡為羣下之
所欺蔽而直如相臣之言惟當曰罪在羣下而已如是而止亦足快
意領奚至忍提不忍言之言忍為不忍為之事哉請亟收成命 上
命削黜偶三而泳八之命則還收三司請偶三島棘只命島配之
請收成命還寢之命允之 院啟李顯章島林事李基和柱島
事並允之 清風府使李益明以淫孫鳳祥亡命逃生事上疏待
罪 優批命除用鳳祥李相夫人孽孫鳳祥待罪 命鳳祥甫
拜 先時二月穆時龍李重煥拿來設鞫時龍刑八次承服

侖減死島配李重煥酌處　四月鞫孫荊佐侍内傳敎曰汝知妖儉事令之推問於汝者欲知顚末從實吐招荊佐供尚儉與內人鄭貞緖結倣言以爲闕中有狐着白簇道里往來托以指祕多設樣器淸障門　東宮問安路也欲阻遏以圖陰凶事盡换句計也尚儉持兩頭筆或寫眞書或寫諺書見人則驚藏之或逢親密内人則以書相通內人乃鄭貞也尚儉自兒時修學於沈成川益昌一鏡往來沈家與尚儉常會尚儉受其指揮矣荊佐加刑島配　鞫徐斗昌妖巫之子賊尚之儫從也貞之至親也當締結僞臣妄斗昌母子爲其蹊徑累刑杖斃　鞫沈廷玉益昌子時又昌已死廷玉供臣與元徽爲異姓再從一鏡即臣祖母之從弟尚儉

邊人也一鏡二徽皆經亭過府使故其妖儉相密辛丑七月晦夜
三更尚儉家忽暵火色有開門聲一鏡來矣臣問之尚儉尚儉曰
金参議方應旨陳疏向何以則批答速下吾曰着預知疏入時
則當周旋之云云元徽以手兵下直時臣向之云云答曰一鏡輩當局周
傷手所謂傷手專用南少矣尚儉家有家每夜來到即元徽尹
就商睦天任元一端乃辛丑冬臘月間事也前後謀議皆是疏
批速下模何速成事圖出疏批者尚儉也老論疏章從中阻遏者
有道也廷玉加刑島配廷玉弟廷僐絕島安置 鞫尹就商墨刑
物故子志絕島安置 兩司啓世良之罪莫施兩觀之誅遽斃牖
下雖不能肆其尸於市朝亟行孥籍之典 五月備忘記 先朝處

分至嚴且明 大行朝繼述之意爲此於彝倫之間遑慽之徒慈意
綢打措殺大臣逢鏡倡於前逢佛應於後其間十一人事啓啟
乃鏡佛之犄角也至於妖僧乃鏡佛之爪牙也 上賴 祖宗嘿佑
大行朝至仁至友繼除妖惡一種狼毒之輩大生疑惕隱使佛賊遂
出上憂鍛煉誅戮若非 大行朝寬大欽恤則快不盡戮矣止兩年
而已哉既曰僭律謀則何只七人疏中所論其佛賊言何其相符也
表裏相符的若觀火噫噫四大臣為國之忠悖被其誣其所誣論
諸人窠而極之未為不可而予不深治者亦有意見云云向者奸凶謊
國之事少無貽累於 大行朝盛德矣其令雞園作文頒示使中外
洞知 三司合啓奉當事 上曰追奪鳳禕事 上曰削黜光佐等

億事 上曰罷職僞恒事 上曰追奪 三司伏閤連日庭請至七

月初三日鳳輝極邊安置師尚處絞事 下敎專旨曰師尚唆嗾凶

溥偉濫罪網鶻殺林演圖絕禍根先傷代製竊占兩子之科此於渠

猶爲薄物細故曹參嶺南當廚院務直肆爲宴飲怡章峻脅我

聖考深惡久痼懲懟之志寔深於此及其兩子贓科之削去也怨毒次骨

頃年一跡至搴昏朝敢擬 聖考之世其罪一也白望之上変狙擊請

毆之老臣以絕保護 東宮之路終售撲殺告者之謀其罪二也向

者大臣聯劄請遵丁酉舊例則以先除大臣不可遺一之語貽書賊鏡

既有先除之謀則後所敢爲者的然可知其罪三也賊鏡柏中或者

或賣友之友蓋指以此等者逢鏡既伏王法則此賊豈有獨逭之理

乎師尙處絞其子憲章 極邊定配 太學生鄭𣓀等疏論權尙恒
佐罪且提及天海事 上震怒命島配𣓀對不屈 上霽威還收島
配命 賜溫批

八月削㢢龍壽僞勳告 廟須賜 教文曰惟我 肅宗大王辛巳丙申
兩處分至正至嚴惟彼凶黨蓄憾積惡思欲一逞而未有會也 先
王初年儲位見虛淮惟 宗社之重爰策眇末之身奸黨乘此時肆其
凶圖昌熾之言爲其張本謹國之說繼又危動甚夫夜半叩閤北門潛
入至凶至密天無二日之語陰移天位之云危極慘毒辛之逆鏡驅辛
六賊倡上凶疏作前茅於外妖侄以鏡羽翼陰斡密機爲蟲賊於內
表裏嬌倆禍迫須刻幸賴 先大王友愛篤至不得逞志 侄先執戮

自是之後凶逆之儔大生疑惕遂乃唆嗾廝賊爰上變書之中誣及
乎身語悪凶慝且其上變不先不後必於使价發還之翌日則渠輩奸
膈於此益露矣獄事纔起庭鞫有命則慮其奸之易透汲汲求對務
鞫本府縱探伸徧惟意所欲又請勿問勿書置乎於暗黮之中仍復
刱出三手之說所謂三手一則釰一則藥一則乘夜矯旨云者以出變
爲忠兵爲大闕援而代授又擬出外則其書自帰破綻之做出宮
城扈衛之說作一肯綮而其謂同議之大臣亦出擅已久則構虛揑
無之狀於此益彰彼輩所指爲逆而輒稱三手而推此三事卒皆
無所着落其稱款者又勿強押於死後豈有如許虛罔之獄乎
嗚呼四大王臨危定策丹忠炳然至於枉罹慘酷垂老不變者亦

皆貞亮忠藎之臣次第殄戮天下寧有是所尤可痛者稱以討逆係
虜賊於勳藉强要千乘之尊與賊肆同歃盟血侮王大君父鴟詛
上躬至於逆境所撰之字中憧至牒血等語愈益逞悖蓋其設心盡
殺保護諸臣因以作侵之計乃若門生國老之喩旨意旨意悖慢尤
非臣子所敢道者嗚呼忠賢逆爲國脉劉盡予身亦在朝夕危凛
之境而微我　祖宗冥佑　先大王至仁盛德則予安得有今日乎惟我
先大王好生之意藹然係倫之間當兩大臣之被極禍也旣除還收之
音向以笑咎頒命踈放　聖意所在卽此可見肆逮　先王遺意旣
爲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趙泰采之寃復官賜諡李
晩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

者李尚龢金時叅還其職牒超贈爵秩逆賊一鏡虎龍等并依
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叅酌處役革罷扶社功及其錄券其餘亦
賊或竄黜或因鞫誅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逆順之下豈可慰於
神人於戲伸冤討罪適循天理之公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云云李大
提學宜顯製進

丙午五月捕將張鵬翼請對言有咸遇臣者入於譏捕中搜得諺
書三幅所言極亦悖矣仍袖出其書上之 上覽畢曰虛誕甚矣其供
如何鵬翼曰遇臣稍解病理尚宮人內言於渠欲買毒藥云其言亦
悖宜有設鞫之孔也 上曰宮人輩於予有何用藥之事乎此等虛妄之
類何設鞫之有仍命梟示遇臣於街上使注書燒其書於檻外

兩司啓故南九萬尹趾完崔錫鼎撤去廟庭配享事
先是乙巳十二月司書任徵夏疏批有任敞事所啓臺諫投畀之
命卽鄭啓章也至丙午二月任徵夏以擧令上疏云云 批以一治一亂
禮樂征伐不能自出等語爲非又下備忘斥徵夏乘激前主簿權扶疏
以爲徵夏肆辱 先王請誅之 上命竄配司書李善行幼學李舜欽
疏請斬徵夏 上命竄善行舜欽之 命徵夏遠配
丁未二月禮議金祖澤疏斥左右相 上嚴批削黜祖澤時左相洪致
中右相趙道彬也 命正郎朴文秀以修史事上疏攻朝廷左右相出城
府啓朴文秀削黜事 三月復拜洪致中左相 四月領相鄭澔疏許遞
五月持平趙正純請還收前濟尹李廷熽加資之命卽允 六月初十

日賓廳引見時三司請對五賊事以別下備忘記正名處分爲教十
七日三司請對五賊事尙無處分 上以千乘之君豈食言爲教二十九日
次對時五賊事 上呼承旨書下 教以鏡賊之次一人用次律勘斷爲教
台諫請還收此命并與四賊一體正刑不從 七月初一日三司請對時
命入侍三司并門黜仍連下備忘昨日入侍諸臣及今日進供承旨及近日
三司一并罷職前後庭請、對人武臣外并罷職訓將姑先罷職奪
銜以來李鳳祥還收御將沈壽賢陞兵判吳命恒除吏判李台佐除
戶判李光佐敍拜領相 二日特命配享三臣請黜首發臺臣削黜又
特命洪禹傳削黜鄭領府事罷職 箴伯兪崇上疏匡救 命削黜
特命洪左相遣史官偕來 特放趙泰億門黜仍敍拜右相 三日特放

柳鳳輝還收職牒時鳳輝已死於謫所　召對時命還給趙泰耉崔錫
恒職牒　掌令李挺膺盡停前啓而發任徵夏姑先島棘之啓即
允又請閔相袖劄出付政院又請還收疏下之次一人次律之命皆依允
特命任徵夏及疏下五人外乙巳以後被謫人并放送　四月特命鄭澔
削黜命兩相存棘啓首發臺官削黜　五日下大備忘播告中外
正言柳儼請尹鳳朝姑先極邊遠竄即允　洪右相在江都請同被罪
特除李森訓將　七日持平吳光運疏論向時人羣凶云云　八日前兵
正李瀹疏陳過孔　嚴批　十一日命復癸卯科而不可仍前名設以別試
十二日持平洪尚寅啓任徵夏亟正邦刑尹鳳朝設鞫嚴問并不允
檢閱尹得和疏　嚴批罷職　十四日特進左丞旨于領相同副于左相

使之偕來　二十二日大諫尹游疏以鄭閔兩相合啓之尚不允攻斥臺諫
八月初三日姜世慶趙尚慶金浩李春躋金始烱等合啓請鄭澔姑
先極邊遠竄閔鎮遠姑先削黜事　初五日咸原府院君魚有龜上疏
昨日兩大臣合啓尤有所萬萬危怖至於府判事寅其所措罪在於袖
箚一款云云閔卽　先王元舅也臣卽　先王戚屬也憂爱之悃罔有彼
此今臺言同極殺罪至重若以此爲棄則臣寔爲首何可泯無一言使
閔獨陷於危禍中乎噫　聖上嗣服初命放閔竄伸及因山之前而爲
臺啓所沮乃於乙巳春始還朝卽詣臣於草土之中語及大喪相對涕漼
曰臨御五載　聖候未復常節奸凶乘時簸美臧殺忠良使千古累名
歸於　上躬此誣未雪此身雖死且不瞑目閔嗚咽曰吾意亦如此其後

追白剏進其主意蓋爾臣詰也且臣於乙巳冬以討復請對入侍敢以悉
候中羣凶迫脅之狀縷縷仰陳至以相剏中欺蔽等語猶涉輕歇爲
言矣臣與閔於 先王以分義則君臣也以情禮則戚畹也豈有一毫暴
訐之意哉只有至誠痛迫之心欲明擅美欺蔽之罪必使先明仁孚之
德昭揭於千載之後臣之入告於 上前閔之陳說於文字者其意一般
同出尼尼赤心至於鄭則亦何異於臣與閔之意而至情告諭者必欲其
益加明白使羣凶之罪無所逃於天下矣乃者遍下處分特命削黜今言
者必欲加罪至請遠竄其爲冤酷當如何哉辛丑斬伐之餘老舊先
餘獨鄭與閔幸而不死曆新卜於 聖上改化之初追思甲辰冬備
忘有日 聖后惻然眞眞日作備忘亦有 聖母同己只有一人云云之令臣

暑陳者非為閔地也只恐 先王仁聖之德復致晻昧云云 答曰昨年入
侍陳達之言予紀有而卿等斷斷無他亦已洞知勤加情外之目於卿何嫌
有疏以兩司避辭中干涉等語疏下三疏以姜樸疏詆斥事疏下 是
月二十二日館儒趙啓祥等請削黜尹志述於四賢祠又李挺村等疏請追
先志述位版進士韓師沁等為尹志述伸下 批旨未安 九月棠係郎
廳南有常申晚不往拿推以為不可拜疏於渭罪 宗社之總裁官
俞削黜翌日遠竄 特拜趙參億左相 掌令崔熼啟亡俞李鳳祥
依律處律李益俞島配事並俞絕島安置 宗係堂上入侍時 肅
宙室係每編修付事宗簿宗係郎廳尹得徵金若魯李聖海以史
事陳疏 俞竄尹南海金巨濟李珍島 宝儅日 上病朝議日激七

月行大黜陟之政特平趙顯命疏言今退黜者皆　殿下前日以爲忠賢者也今追用者皆　殿下前日以爲奸邪者也臣竊以爲　殿下初未有權衡但以一時喜怒迭進迭退人心世道日益陷敗至亂亡後已恐不若姑以前日任事姑爲存之安靜無事也　殿下之不誠如此人無固志皆懷顧瞻此危亡之兆也　上襃之顯命又上萬言疏十二條　上優荅

十月初六日大臣諸宰入侍時　上曰今番處分予意則不然不在於一時之好惡大抵黨論已久丙申家禮源流以來轉輾益深至於忠逆之分世道日陷以至於此今此　處分非爲換局而然也向來雖不用卿等每以國事何時不用卿等也向來論卿等者至以不滿於予爲罪卿等之无此心予豈不知　又敎曰以辛丑事觀之言之污口不欲索言古語云有伊

尹之志則可免伊尹之志則逆若皆出於伊尹之志則予亦可以爲忠而此
則不然以患得患失之之心參於其間此乃將心也烏可謂之忠乎又教曰
聯劄之心不在他予雖不明豈不知其所以乎盖以渾同論之則向来事稍
勘律已後過常建祠 贈諡全不近似若今日之紀正欽重萬世君〻
臣〻之道予意則向時推藉一節蕩滌勿論毁其建廟李金李三人
皆當追奪若趙則不可无區別之道大臣之意何如領府事李光佐
曰此事既已處分則卷来何可仍係職名乎兵判沈壽賢曰金李罪狀
大臣所達既甚明正李頤命之罪與兩人無異而至於趙則自上既使毁
建廟去贈諡只令勿奪本職以示差減臣何敢強爭乎户判李台佐曰
趙則不無區別之道臣亦有奉承之道矣吏判吳命恒曰李頤命三人

其子侄門客逢節狼藉安敢曰在家不知趙則旣參聯劄故有宜留
不可仍在之議今 聖上教區別臣無强爭意矣禮判李㙫曰趙不出於其
時鞫獄請𢃄今不可一體處分矣都憲金啓煥曰趙之留名似不當仍存
但旣去其謚且毁其廟則追奪與否何至於力爭乎刑判徐命均曰聯劄
當論其心迹而勘罪迹雖同而心則有異似不無輕重之別矣大諫鄭壽
期曰趙與三人旣有聯劄則一體正罪宜矣副學尹惠教曰與吏判
所達同矣 上曰趙泰采終不出於鞫𢃄宜有異同毁院收謚而追奪則
不可爲矣 處分如此令人之死不爲快了亦知之者不如此向時人亦不公服
非今日大處分之意也趙泰采撤院收謚一體亂行出亂條命恒曰
趙罪名不出於他只隨參聯劄故有此區別然則金李李削謚追奪

毀院趙則只收謚撤院乎 上曰然矣 遂下奪職及朴長潤出陸尹志
述黜位版 李光佐重拜領相沈壽賢拜右相李台佐移兵判吳命
恒陞判禁 進士李仁香等疏言四忠事祠院尹志述事 命島配
合啓 批曰閔鎭遠奪職鄭澔因是近地付處
戊申正月二十日次對時合啓鄭閔兩相遠竄事任徵夏丞正邦刑事丞
依 允因領相李光佐啓趙泰采一體追奪 趙判府道彬疏鳴叔父
寃洪相致中疏請其兩家大臣同被罪是年三月逢變起 自丁未
秋冬間京外有騷說云邊山有賊至云云十二月全伯鄭思孝後以逢謀伏
啓全州南原場市有掛書語極不道云云 国朝宝鑑晴鏡夢之薑潛
釀逆亂煽動誑惑遂以凶言掛書場市鄭思孝封進 上曰匿名書

拔諸水火載在法文 僉政院大其書丞旨鄭偁三請譏捕 上旨譏捕
則適中其計勿爲譏捕 時火星掩太陽太白晝見
正月初二日夕都中訛言忽起轉相傳言賊兵大至彰義門外之士
女奔遑閭閻波蕩移時乃定 二月城西門有掛書先數日騷說益
盛京城士大夫多挈家奔避南山一帶尤盛陽城龍仁之間村閭皆
皆空人心益騷
三月十三日掛書罪人李世龍捉囚於全州拿來事都事出去
十四日奉朝賀崔奎瑞以急變求對共領相李光佐左相趙泰億
吏判李台佐兵判吳命恒戶判權以鎭左參贊金始煥禮判李㙖判尹
金東弼刑判徐命均捴使金重器訓將李森戶參尹淳吏參趙文

僉議朱寅明都承旨李匡濟等入侍于興政堂　國朝寶鑑曰

庠龍伏誅鄭夢壽諸賊悉荐隸鄭夢說弟鄭顯一憬子寧海

及庠龍先時龍等與維沈買為憬爰腹心者逮結已死罪人閔

宗道李義徵子若孫及諸失志怨國者請張亡言誑惑人心推嶺南

賊李麟佐鄭希良為元帥李有翼李河為謀主率兵李思晟倡亂

於西摠使金重光禁軍將南泰徵和應於內敎以是月二十日犯京

推戴密豐君坦此件縐浩醞釀頗久朝廷漠然不知　崔相奎

瑞白　肅宗朝休官居龜肥谷龍仁人安鑮常出入門下至是夜至崔

相家言麟人張欽從賊起兵陽城將以十三日聚郡兵十四日犯事

勸崔避亂仍逸去崔相大驚卽馳至京路逢鑮兄天文學教授

鎬及奴莫宗送備奇兵指 龍仁陽城安城振威四倅擇武臣差
送遣做都事拿張欽到陽城九萬里軍人聚會揮白旗鼓譟矢
丸交下都事不敵入同夜上來 陽城出身金重萬投入黨賊探賊情
窃騎賊馬脫身上來告變 上拿入問之重萬供九萬里權瑞偉瑞鳳
加川驛李擎宇鄭世胤龍仁安煌道村金宗允安城居鄭
季胤尹興慶果川孤峴愼光遠淸州松面李偉佐監司憲四兄徵孫
弟安城元萬周羅萬致父子陽城睦周敬李膺起兵之日招捕
將南泰徵及泰績手兵李思晟宗室壺山君檉士人梁命夏宗人云
水原府使宋眞明械送上變人龍仁伎生鄭硯賓言振威居鄭季
胤利川居鄭世允入賊云 初瑞鳳等聚兵陽城與淸州賊偉佐合

兵潛入清州境佯稱喪行以喪車載兵器潛置州城前藪有人見
兵使李鳳祥言之鳳祥不信之不設備是月十五日夜賊乘鳳祥之
睡叫噪突入營妓月禮及裨將梁德溥開門引入鳳祥走入於營
後竹林賊搜出亂斫軍官洪霖突入抱持賊并殺之賊又入於鎮
營執營將南延年脅降延年罵曰吾年過七十受國厚恩豈從汝
狗輩叛亂不屈而死虞侯朴宗元在上黨山城賊送令旗招之宗元
降之麟佐自稱大元帥瑞鳳為牧使申天永為兵使宗元為營將
牧使朴鏜棄印符逃走　贈南延年兵判旌閭其子濃賀加資　又
贈李鳳祥贊成旌閭其子漢弼陞品并起復從軍号復讐將　清
州倡報至京師大震以吴命恒為四路都巡撫朴纘新為中軍玉堂

朴文秀趙顯命差從事官仍帶下往　以摠使金重光統領三鎮軍
水原府使宋真明爲副將鎮本府後重光出賊招拿來　以張鵬翼
代之　諭開城留守沈珙發別騎衛三百名領中軍使赴京師長湍
府使李汝迪結陣銅雀津春川府使鄭道元率馬步陣於東城外坡
州牧使鄭赫先防守臨津楊州牧使俞拓基陣樓院京圻監司李廷
濟以圻邑兵防守上下津渡黃海兵使元百揆進軍青石嶺　判尹
金東弼爲巡撫東路經署使出鎮南漢山城大司成朴師洙爲嶺
南按撫使兼安東府使柳俫士人姜奎煥差從事官前判書權𢢜
爲西湖安撫使前參判俞崇爲忠清道召募使赴復前持平李日
躋爲從事官前參判金在魯爲忠州牧使兼按撫使應教閔應洙

司禦韓元震差從事官前判書尹憲柱爲七道按撫使參議趙趾
彬爲兩西按撫使　賊自清州送先文竹山府使崔必蕃惶㥘着白
衣擔而走吳命恒軍命恒使領鎭威兵還本府　賊鎭川分兵一
枝向竹山一枝向安城命恒偵知之到素沙趂安城時日已昏風
雨大作賊只知大軍之直向稷山大路不知移軍安城忽見放神機箭
驚心退走太半逃散鄭佐宗元等以四五哨兵退屯青龍山村中以待竹
山兵至中軍朴纘新教鍊官權喜學軍官李萬彬率馬步三哨
追山中宗元呼曰欲近者到命至此耳梭鈎欲出炮手趙參先放
丸中其頭萬彬下馬斬之賊皆四潰獲其輜重紅傘旗幟斬首
百餘級命恒修捷書并宗元首級馳報京師令軍中各齎午飯向

竹山登樟項嶺賊軍數三哨大驚潰斬獲甚多僞大元帥麟佐走投

山寺村民申吉捕納之僞副元帥鄭世胤（故相麟趾之孫）見得軍中以其傑梟先

解肢體而後斬首世胤之弟僞府使李允僞牧使權瑞鳳僞縣監

李之經僞將軍睦涵敬等或斬或擒囚麟鳳涵三賊於檻車獻京城

上御敦化門行受馘禮 上手書忠勳功高四字 賜命恒仍書諭文

上親鞫麟佐供韓世弘李有翼李河南參徵參績金重光爲此

事任瑞虎瑞鳳瑞麟趙觀奎趙德徵（密豐君坦妻姪）李培李膺李義衡

等會于陽城直走清州兵使則李培殺之營將則敬涵殺之僞兵使

則以申慶濟孫天永爲之沈維賢朴弼賢羅州羅崇大安陰鄭希

良尚州金弘壽今方起兵立先第駿佐騏佐態佐注諫謀議則朴弼

題爲之李思閔與密豐四寸故事李河之婿李夌則似不入其中李思
晟分明入之云云　清州將校捕斬天永驍佐賊招嶺南兵數萬方踰
嶺而來順興人鄭希良爲魁脊進都事至順興府使李聖至以都
事爲盜相持半日希良已爲逃脫接撫使朴師洙啓請罪聖至
希良鄭相從後孫夆奉重元子世世居安陰以名祖之孫豪富擅一
時稱居順興與其隣佐瑯趙世弘輩深相締結先是丁未夏有一鄉
士風神甚好乘駿馬僕從資裝甚盛來閭巷招屢人約買各色條
先出一封銀爲質使家數十匹來着色品約與明朝賣買屢人信其
爲言而去明朝往視則其人盡持其綵段乘曉逃去搜其寢處但有
一櫃子盛石塊裹厚紙作銀子封數塊完蓋希良偷取爲以起兵之

時旗幟軍服也 熊佐変名熊輔至安陰與希良分召募兵節三月
十三日也 安陰倅吳遂郁惧奔兵營居昌倅申正模踰墻走居昌
座首李述源賊惱不屈死之 陝川郡守李廷彬逃去兵營 陝川大姓
曺聖佐與佐應希良座首鄭阁霖辛吏辛附聖佐三嘉座首慎
萬恒亦逐縣監李廷秀以其軍附陝川賊 監司黃𤩽檄星州牧
使李普赫爲右防將軍草溪郡守鄭暘賓爲左防將與善山府
使朴彌健等分三路而進尚州營將韓球爲後援安東營將金舟
相弃進令右兵使李時蕃晉州營將李聖復從南路進時蕃不
肯發兵𤩽遂拿吳遂郁李正模杖之囚廷彬請罪 希良自居昌
至〻咸陽郡將踰雲峰營將孫倫大據守八良嶺賊不敢踰還居昌

初咸陽郡守朴師漢設伏兵拒賊民皆與賊應及賊棄咸陽師漢
捕誅從賊吏民　李普爀領兵至陜川郡校河世浩等詭賊偽帖命
竹索掩諸賊傳賊魁聖佐鼻佐許澤等郡守李衡自晋州歸邑
邑底聞賊被擒被入軒四賊遂馘于兵營監司以李衡棄軍亡邑
又擅誅賊魁論罪　希亮熊輔等分兵為二熊輔將向知禮希亮
將向茂朱時兵使李時蓍閉門不敢出昆陽郡守禹夏亨至晋州功
責時蓍時蓍令營將李碩復先行碩復與河東守金道常為後進
夏亨與南海守尹潰偕道疾馳李普爀鄭暘賓已破陜川賊希良
熊輔兵勢盛不知所出朴衡健先鋒踰嶺揮旗大呼熊輔軍潰脫
身走入希良軍時夏亨引兵逼賊賊將校鄭彬周等執熊輔希良崇

坤世奎等二十一人逆軍而希亮負背不道之語夏亨憤款手刃之李

述源之子以復讎從軍請自斬之乃剖肝祭其父而飲其血盡斬熊

輔等函首級于朝監司啓漸健首功夏亨次之碩復觀望不進

兵時蓄逗留不進一步地韓球亦遲留并請罪

四月吳命恒振旅還 上御崇禮門樓使都丞旨金取魯丞旨趙

命臣勞問命恒進露布云云校理鄭羽良之製也命恒紅胄金甲

跪進熊輔希良崇坤三首級於壇下判禁金興慶受而陳於壇上

領相李光佐受馘後上樓復命 命懸竿 上還宮犒饋出征軍卒

於闕外 頒教文曰云云名義大棄數族之惡詛彌滔教文亦言一賊之

誅討已後終致羣不逞之合應敵乘久無兵之時幾逞賊熊輔猪佐

暨覡孝義徽淳弘之至親宗道彥良之遺孽均僮屬氣果鴞舌
之不悛久蓄陰尚若獸形而反噬鄉顯有翼交結中外無賴之流主
張終始不軌之事云云奏徽思晟揔周廬宿衛之軍那知祿山之叛
相居代吞精兵之處及啟陳豨之凶心維買希亮忘朝廷視遇之眷
共府放而通交僑鄉里豪右之權脅蚩氓而思亂鄉曼陰謀秘計
之是主悖子有寬逢膓血肚之相閔死友則一覽云云覡李詬天同極
貴儥買而同根視國如無嗾翼順而揭榜推戴自有指目將款
何為仍東已亡之期日呼亦叵測云云老遠是杖轂下之羌胡人烽亦資
賊中之貨物噫彼徽賊忍負國恩訓將稟自代之云同非覬覦之意
元兢台相孚之語益見綢繆之形此特藉資其將兵若夫指揮則思晟

居賊逭用倭之地托勤王伺棧爇達星脈胡之謀擬惚衆而稱亂仙
牙則樞焜為用救息則弘亂共通策之心火攻都城教之以兵運海遂事
未發而變急先上獄寸成而警報俄傳云云犍熊希亮論陷我郡邑城
奇陰賊我節慎師云云廉然極徵之轄誠痛矣宗元之屈勝云云
黔乃稱兵於下邑夢亦脫身於囚山直北充府高城羊店馳呈省稱
銀怡長席白日肆行四路之寇我是其古有是否百年之世族多叛
予案痛爲章我夏卿之自奮遂致天討之用張安竹之捷音繼瞻
昌陝之賊陣自潰云云先事而勇其戎蒡惟大老其忠一筆而蕩未狐
叢緊上將之力已將逹賊犍佐熊輔希亮現孝弼夢弼黔思晟參
徽維賢有翼崇坤崇大同志仁先遠濃裕樞文著培順現翼現宗

元涵敍瑞鳳瑞璘鏽世弘倫晩致允祖熀師寛烇世能世樞等遣

逢處斬人烽樫處絞弘覌玉成遂曰佐只誅其身一鏡追正大逆律

憤洩神人共粄 宗社洪福之勧均動植寧勒需澤之同宣云云

大提學尹淳製進 奮武功臣一等是命二等朴纘新朴文秀李杰

趙文命朴弼健金重萬李萬彬三等李遂良李益馝金浹趙䟕

命權喜學朴東亨別單禹夏亨黃璹申漫閔濟萬濟章孫

命大金滌鄭覌賓朴敏雄金在魯林世溫等軍官武士雜人并

五十三人崔奎瑞以不願錄勳御書一絲扶鼎四字令該曹建一間

至於奎瑞京營表之 頒教中不入諸賊皆正刑李世龍掛書人也李

弘溥日佐父也任環相者也宋賀妖術者也云砥平縣監南壽彦梟示宣傳官李

思(思最從弟也) 黃澗縣監李廷徽 愼川縣監林象極 清安縣監李廷說 結
城縣監李斗三(已上四人到付賊閑) 杖斃 柳俫 李明誼 睦天敬 羅斗冬 黃溥 梁
命夏(自刎死) 七命 黃頊 伯子溥 極边定配 鄭思孝 金重光 權麗 姜世允 權益
寬(乙亥追施逆律) 姜栢 李光迪 安鑴 趙文普 崔必蕃 徐命闕 尹景濟(錫子 猶任妻父)
眞儒 宗夏 聖時(右三人還收配 庚戌杖斃追施逆律) 被鞫蒙放人 李衡祥 韓師億
命始 權敍經 李喜宸 洪命源 李夏宅(乙亥追施逆律) 吳彥賓 李思周 權
煦 閔昌基 丁致愼 此外正刑梟示等賊不盡錄 戊申之亂 沈維賢
鄕夢爲倡 維賢以 端懿王后之弟 自兒時出入禁中 甲辰國恤時
以環翠亭之說傳播於有翼 師寬 使鄕顯 世弘等倡說於遠近 以動
失志懟國之類 始於乙巳天海之獄 終於丁未京外之掛書及變出後諸

賊及任環之招出而維賢遣言之狀畢露矣

五月大臣請以前後逆節作為一通冊子如古遠變時西征錄 上可

之命朱寅明朴師洙撰勘乱錄六冊

七月上行會盟祭于景福宮神武門外還御仁政殿頒功臣軸卷儒

臣鄭羽良言獜佐子年五歲能作劍舞狀若不早為之處置則不無

後慮囚之待年殺之宜矣 上曰法一低昂奈後弊何囚獄待年非王

法也國朝仁厚之風壞矣

庚戌三月 命鞫逆賊垓圻羅弘彦等皆伏誅弘彦以戊申賊崇坤

崇大之至親恩孝之友婿冊子所錄犯上不道之言尤亟悖諸賊之所

推戴者卽垓圻也垓圻稹枏之從孫閔就道之外孫也兄弟俱出銀貨

助賊而賊徒稱坼為人勝於垓真推戴在坼之壞坼并施刑鏡跡下
三賊亦鞫問垓坼處後弘彥供所係丹子中毛髮凜然者聞於羅斗冬
所謂節義凜凜云者亦聞於流傳逢鏡賊席不稱臣稱進賜而傳旨弘
彥丹子所記之語誣逼景廟而奬鏡席以節義詡天海以義士宗為掛
書之根柢凶㮛之喘矣既自服以大逆不道依㵛夢例亂行　貽儖曰
垓坼兄弟以孱餘孽復通痼窩藉猶不悛惡乃於戊申與逆坦互
入凶賊之推戴倖蒙曲貸至是為詠益急凡道隆道昌等放大坦凶
之謀無不主張若夫弘彥以戊申羅族中淪倜者潛伏鄉閭肆為叵
側之說視鏡海諸逆殆有甚矣　傳旨絕島定配罪人李真伎尹聖
時徐宗夏等命拿來嚴鞫累施刑訊并杖斃　弘彥之黨有官者

崔必雄亡命未捕何必雄潛入闕中協宮房大棄為守直官官所捕

納正其罪至名道臣為言守直官官當施賞 上曰催侍之教者開此

路後世必有策勳之弊漸不可長也

庚申三司啟鳳輝參奇追奪先佐姑先罷職

乙丑九月逆賊翼觀昄繩洪子壽以誣罔朝廷杖斃憲臣以大逆不道

請施孥籍之典

丙寅憲府啟逆鏡疏下諸賊或伏典刑或斃杖下而獨鄭楷牖下之

死在於戊申之前顯戮莫行請追奪官爵並覓與奉壽無異及夫

戊申之變初按節北藩與昌弟黃溥聖欽筆綢繆密議海島造船

之狀營下鍊卒之跡脣汁之漬於綿布營廩之廢為乾糧按撫查狀

旣爲昭著彙之跡供亦不能自掩則其南應犠亮匝罾思晟之逆

節彰露允餘而暫時傳竄旋被陰誅請追奪官爵 三司合啓

韓壽錫恒事 傳曰莫重懲討不可一例依違特 允三司之請翼日

傳教奉壽錫恒特施削奪之典

戊辰十一月鞫權僖權稔等并杖斃稔供今初三日臣婢世分忽得書以示臣其書有曰索辭于憎慎獻于天臣持示臣叔權僖曰此天書乎僖曰極異常矣憎字似指驪州追增爵號又曰汝知此書天作人作耶臣曰天何以成言紅錦袍妖書書於紅錦亦何以在天乎初六日臣往驪州家問曰有先訓乎曰無有夢兆乎曰無有何異常事乎曰無臣曰吾忽得異常書辭意異常此處若無可徵事則不涉於此家矣驪州執手

日汝有所懷芾言之臣以書中所見者告之矣傑供增字之義臣心似
是駘州名字矣使稔注知只歆知駘川家投書與否耳樵繕供臣注甯
駘善弟增海是弟增庶與駘善言曰有慶事矣駘善曰初二日時祭時入
祠堂則有投書之変追對處分俱無事矣照罪人斯得照後可達其後
核言渠家亦有投書之技有請對之亂矣　貽鑑曰傑即益寬之族
一僥之外黨為人妖邪很毒曾為臺職疏許大臣朱寅明竄極
邊蒙放而亦杖厤多年故居常怨國稔者傑之從侄與增為中
表叔侄增又傑之所嘗深交者也　增家時祭祠中忽得妖書其
時多托者惟核兄弟則非渠所為而誰為此乎增瑩之就大見
書也稔從隅窺見則其為自投書而覘察增瑩之狀又可推知其

後稔往見增併若不知增家之有投書只將三條之內而仍言集家
有投書其辭意如此如此者歘使增異其書意之相合動其非分
之心也其所設心用計誠萬〻妖惡而稔則年少稚騃凡事皆聽於其
叔傑則此其為傑之所嗾使的然可見矣前後逆節尤彰露無傑
稔出計與戊庚諸賊之推戴相接拆同一心膽而徒以言之為乙亥
郡逆之根柢矣
己未正月十日備忘記噫予即位今十五年矣小民則德不被時象
則令不服可謂為君難矣九五之位何等位也而予則視若草芥 噫
宋太宗是何心也至於置朕何地之謂也噫予之所心即 景宗之心也
使 皇兄其有嗣也謹守吾舍即予本心予雖涼德決不為無所據之君

矣噫 列祖嘿佑章有元良今則洽滿五歲已有主鬯噫李章若在
何待今日乎追惟乙酉歎今予年又滿一年噫予雖解負忽元元軍國
緊務豈予相恕自有旧制其令 廟堂稟行 同日夜領相李光佐
右相宋寅明二品以上三司請對入侍時 傳曰今茲下教是予本心而
元良幼冲不忍遽諭矣今若遲回他日何辭歸拜亦何辭垂後世乎
追惟乙酉仰奉 聖考至公之心反歎予年其亦晚矣所論恒心其本
若志上貽憾於 慈聖之心下悶元良幼冲之年大臣國舅卿宰諸臣
竟日力請不知止焉勉從其請以慰軍民之心 十二日傳曰還顧初心
百僚軍民無更對之規而軍心民情亦因此驚惶須教親臨稟行
庚申五月又下釋負之教諸臣請對還收後頒教文云云大提學吳瑗

製進 告廟文曰眇予否德業承休恤遙朋樹黨國勢綿綴艱難
陰阻蓋已備經箕疇湯手案所服膺廷匡不卒穗于邈邈靈蜀份弩
視國泰瘵獨憂社稷宵旰寢憂歎仰念投遺黼玉何安稱負素
心循堅鐵石真斅恐天引過自責 慈懷孔懷教諭懇惻抑志奉
承臨位有靦廷日相勉咸曰改革匡極主祀永佑燕翼先兆後笑
鼓舞宸區茲循羣情祗告廟由製同
辛酉 上親製大訓告 廟頒教
丙寅九月追奪趙泰耉柳鳳輝崔錫恒鄭楷權益寬等官國朝
寶鑑曰初上招延大臣朴弼周進秩爲吏判弼周袖劄請正壬辛諸賊
罪至是三司啓曰泰耉自 殿下潛邸陰懷異志朔冒嫌二字及 儲

位已定則剳救賊禪憕以忠赤代理有俞則闖入北門脅龍袞上則
敢陳無寃詔獄之說白望指出則誘以一死中求生之言其前後之迹
言一轉為風禪之跡二轉為一饒之教又三轉為戊申諸賊之詬天罵
日請恭喬追奪官爵辛丑達　備處分光明而風禪則謂之忙急草
率使令倚任謂之人心疑惑久而廉定至使無人臣禮四字乃漢御
劾府之之語而　景廟終不知而乃以顯望盈斯為言乃諱疾之論所
由始也請風禪追奪官爵光佐之粧出誣獄盡無路白望之指賊饒教
文後擢擬本兵有差酬勞者然　李濳之言賊饒比之茂陵光佐治龍袞
其論至請麋贈恭徵思晟筆皆光佐所汲引卯之旨戊申稱亂非別
人偒恒之主張誣獄與恭喬同一之心誣獄既成又請脅之僞勲又敍

奏聞彼中藉勢脅持至若從僉獄以致徑斃盤問路絕以代理比之

傳禪語條奉億教文指意一饋相表裏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奏引

用宦官擁立之啓辭事且且一饋教文蹀血行盈等語視爲當然一任騰

播請并追奪官爵 上從之先任奉億以施律過多不從仍御書勵多

身忠君四字傳于故奉朝賀李台佐家

乙亥春羅州客舍掛書有奸臣滿朝民陷塗炭兵亂等語監司趙雲

逵詗得尹志及諸罪人可疑狀馳啓 拿鞫志等并伏誅 林天大羅州吏也

供臣與志同稷志曰吾以訓將之子二十年在謫不得蒙敘等是一死耳歎

爲掛書動撓人心然後方可有爲志與金沆兄弟林國薰父子李濟

春羅貴永奇彥杓吳時大父子李宗茂李季植諸人同爲謀議財力

則官吏皆掌倉庫可以假用軍光稱以庫中失火偷用為可云矣累
加刑訊以志逆節因天大招畫露　俞減死定配　李孝植供志曰雖死
事當為之若謀逆得成則當使汝為羅州牧使掛書林國董奇彥杓
皆知此事矣志手書亞書之時果為目見知情不告崖晚正刑　林國
董供志父子之與京人相親者夏徵在羅州時志之子常在衙中而
鄉人相親者林徵遠柳相輔柳鳳泰京人姓李字蹄白者師尚孫修敬
親密庭客則希哲妻甥李姓人其中名明祚為普昱之繼子者
常往來尹修撰不知其名所謂序文不知其意而題則夢得堂是志
之堂号也志聞馬序之說無憂喜而曾有星隕故志以此為天鼓星也
壬辰有此變今有此變若有亂則吾必放還矣志之妾即羅允學之

婢世允學亦與志相親李萬江論中與志書札往復之狀臣亦知之
矣國董以知情不告逢晩正刑　禿同志娚妻供臣付榜於客舍大門
其時李孝植李踦春李㬋夏同在矣　志供臣之子光哲與境内人
春作稧而天大孝植爲下稧金沆林國董爲上稧志與天大面質天大曰
稧會臨罷時汝留我言汝雖衛前者爲營將豈不快乎昨年九十月汝
連招我謀爲凶事汝安敢欺乎汝之長子送于忠清道募人之說亦豈不言
乎志語屈與孝植面質孝植曰汝豈不曰事成則以我爲羅州牧使乎使
我掌軍粮以其功爲牧使云矣志屈加刑物故三司啓達志陰謀狼藉於諸
賊之招至於兩賊凶言之書置於逆中渠亦逢晩特以凶狡忍杖徑斃
宜令王府以大逆律施行　上允之　光哲供臣祖疏章文字送置相親

家而臣祖家狀及年譜有觸諱時象之語故臣父以此為慮矣又從臣元
序文於尹尚白尚白製給所謂莫吏尹得九之字卽渲之子時聖之
孫得三郎得九之兄而夏徵之婿也臣昨年來京時見分撥而知有房災
甲子年見朝報知見星隕之說矣先哲與國董向質國董曰汝言不
曰房入馬入大度怪汝又以為辰前星隕趙重峯前期知之自甲子詩
至幾年則必有事云矣先哲曰洛城三月草如茵絶句汝曾不傳誦
於我耶國董曰此詩三句吾聞於和順居崔彥恒而出處則不知矣蓋
先哲得祓有甚於志搜探文書中有山詩而終亂麗末之詩意甚正
側大逆不道逢晩　上親臨崇禮門樓　命序立百官斬於靑坡前路
首級肢脚傳示一依逆徵例亂行　國董所納志文書中羅州前牧使

李夏徵書札最多至稱志自稱之別号其志書云夢拜先大監又一鏡
仕法後以聖時之孫爲女婿 上始命夏徵極邊定配更命拿鞫夏徵
供就南之爲逆臣未詳知而臣則以爲有一鏡疏然後始可有臣節大
逆不道逢晩 命懸首於羅州官兩臂分送湖南左右兩脚分送嶺
南左右 金 某天大面貢加刑肆悪不着名書刑殺二字 極猙獰
尋物故依亂言律籍産 貽儒曰初夏徵出招後左議政金尚魯曰
李夏徵之逆與辛壬諸賊脉絡相關前此討逆专庸治其本乃使此輩
無所懲戢請奉壽鳳輝就南師尚一鏡疏下論賊并先追奪大逆律
上是之三司啓請摺伸鉉名疏請亟從大臣所請仍請嚴討光佐偽恒
眾右議政趙載浩追陳光佐之罪至是諸臣又有此論 上優批 傳曰

逆志逆徵之自化其逆專由於防提之不嚴致於戊申臬示泰徵後令
者不相趙載浩所泰亨則過矣今乃覺刑政之太寬之適向文蔭武入
侍至于軍兵皆無異辭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况其本即者揮也
鳳輝泰耇師尚純商諸賊追施逆律之請是矣是矣饒夢弗說已
施逆律李光佐任用久矣今日逆徵非光佐何以致此况一邉陷溺全
由於光佐特　允三司請趙泰億其知熟矣無光佐決無陷此之理然宜
嚴懲計特收其職牒錫恒則雖不若泰耇所化復官過矣并其光佐施
行噫三千年靳命其何意乎其子則并止為奴　後泰耇毒施拿戮
之典諸賊之子并處絞　憲臣陳夏宅明彥之子李嗇濂孥籍事　允之
明彥追施逆律　傳曰燿爥一也并允基請燿配川端爥配洪原王連稔

傳獄至是 允尚白供締結之人統制使金閏金羅水使羅州營將

及朴僨新趙東夏閔孝達金柱天李興晴李明祚是也 臣見東鼻

語及此事曰君欲為內應乎 東鼻曰殞努為之致憲則落招坎柯

故欲圖公卿入於此事 臣之心與致憲何異乎 尚白物故 三司請大逆

律亂行 允之 兩司啓世良益寬稚僕並請大逆律施行 允之 金

柱天供李修敬修範尹得貞得明得三得九李載夏是臣等逆

黨且欲締結明火賊偷出軍兄只欲積年經營而不徇日矣知情不

告逢晚正刑 三司啓賊浩之窮凶畢露於其子柱天現捉文書中逆

賊一鏡補了補台以不待決案四字書之藏於箋筒況其詩句極凶悖

生前未施孥戮請依大逆律亂行 允之 朴僨新趙東鼻問目云云

傳曰朴贊新況年奏對已無臣節陰謀之狀遂白晝以直指而親問之下不為承款尋常借劄報行下事亦隱諱納供悖慢趙東昇帳前侍衛亂止恍惚及其親問乃曰屛門逢着夏徵而重臣所不奏之事自曰親聞諸臣不酬酢之事亦曰目睹況所入之門自有其門則以何心乃入世門自吐之親問之下乎東昇已為物故贊新若又物故則此等之人不為正刑何以慴人心贊新南門梟示 問申景勳景勳自即訓局將校世東昇執拿之日其父自縊死景勳供東昇招臣使為渠身倚占曰大將兵判政丞皆可做乎臣答以無不可東昇曰訓將先除後可為之或值亂動則訓將角於將幕汝以守禦執事秉時殺害則來頭自有好事又曰出兵使趙東夏是吾至親統制使金閏是吾親友一自南

來一自世來吾又內應則可以成事吾差汝中軍矣知情不告逢晩正刑
三司啓東曩依大逆律亂行允之 趙東夏供倫論二字侖刑用指後
不直指有柱殺忠良之語加刑物故憲府請孥籍 閔亨基供尚白之八
路皆趾汝亦不可不入臣以舅得爲吾是壬子癸丑間事矣物故諫院啓
參律亂行 李修範孫師尚供先哲京中親故比臣倍多與李匡師被鞫定配
爲莫逆交而希哲及渠之查頓主張叔合矣加刑物故 金國累刑杖
斃子桂參杖配憲府請聞孥籍
四月欲教文曰云云逆賊志以執商爲父以光哲爲子心嘗蓄惡久懷射
天之謀頸惟戴頭更望出海之澤云云先行掛書之變更爲惑衆之階
播兵戈危疑之言自作騷屑侯村閭雜亂之日脩啟脅從禁庭訊問之

辰秘跡既從勝国句語之誦出肚愈彰僭新東昇等云云僭衣隱
置殆近逢柟之潜藏御路潜由宸寔同賊遠之闖入道對肆叱謫之語
二心已萌待衛露恒惚之形萬目難掩主張陰謀如輔車之之倚缺惜
元惡有倫悷之相傳云云挺夏吐亂事之韓国董倩效死之志赫初之
衒術視奇憲而有加景動之知情與李孝植而無異峻沆同罪而沆瀣
有冒犯之言世時一般而世尤著狡慝之跡云云夏徵廿作妖志之密友恐
爲之晴之姻親課逢鏡以有臣節他何言哉夢逢高以加台稱其赤肆
矣是乃爲枝葉波流百怪畳出其本則辛丑甲戌一串貫來若無種者
等倡於前醞釀豈使翼亮輩至于今恣橫擄窩窟而布腹心儒夢
尚誼自疏創而爲兵刃犄熊徵晟云云至於明彥浩益寬世良夏完

按章化于化之罪路人亦知其凶心造船蓄由海之謀撫使已發其
奸狀云云壽濂之悖慝自露首尾相連締結之妖邪亦彰脉絡可
睹云云已將逆賊先哲饋新孝植國董柱天景勳赫初挺夏、徵
并正刑尚白東昇沆雖杖斃亦施逆律奉壽鳳輝就鞫眞伎追施
律明彦浩益寬夏宅壽濂稔緝又并追施逆律云云藝提趙明復
製進
五月設討逆慶科 上親臨春塘臺有一試券而若賦題其下數
幅作蠅頭字無非亂言悖說 上命拆封即沈昇行戊申杖斃成行
之弟也 命搜從以待既又衛所下吏、券作軸時見一紙首行之上變書
無其名納於兵曹判書洪象漢 上覽未訖拍案流涕曰滿紙匝側不

忍正視肆然書諱何足說也　命譏捕　鞫畀衍供此乃臣一生心草
故來入場已書矣刑推更供全山寺翻業宴記火見謗冊矣敕使來
接處有喜華館　弘濟院故南別宮不能即對矣凶書辭意以
翻業宴記且亂南別宮為言故初以汝見此記與否及敕使接對為
問而耳供如此加刑更供匿名書臣果為之其中數人即臣之儕也
勳戚之人眷遇之臣欲先除去為此陰慘計矣廷志族就商弟五商系子勳之弟也
惠與之同謀惠勳之弟也即春川人柳明斗之婿也達鏡之從孫道或為窩
主與惠書此文給臣使呈矣達鏡之從孫有變姓名為僧者又惠方
聚軍謀逆於春川矣結黨大逆不道正刑於崇禮門外戊申受鞫處
孥籍如法　尹惠搜探文書中有日記冊其中所錄有犯上絕悖事

上親臨崇禮門樓加刑吏供凶書行作而臣書大逆不道遅晩百官
庭之梟示行受馘儀吏之兄慈憲就鞫康從子慈并杖斃 姜曼
鄕供臣與此惡國之漢相親即會牛犒軍欲為火賊攻春川得軍
先來矣大逆同參遲晩正刑孥籍 夢協子從壽杖斃 夢怡從弟夢
相正刑柳明斗供夏徵為南中守令敢與志使軍上來云夏徵曾在
春川故春川人無不知之矣昇行反吏常以為生於斯世不能有為生
亦何為今科投凶書以售其心矣加刑物故明斗子鳳麟正刑 金道
成供凶書中第一不道之言臣某主張且與申致雲同為之矣大逆遲
晩正刑孥籍 上以逆吏罪狀異於他賊命即告廟頒教 金寅濟逆饒從子
供李大運呂光學至今相親大運即埈之子也臣發配時埈父子來見矣

連刑更供臣與浚業設與夏徵同事夏徵供法未及遂訃浚多親
盾臣與浚謀納以八月內亂兵犯闕而浚以為渠母每往致寔家同為
謀逆矣謀逆同參正刑孥籍　李浚供寅㴭自幼養育與逆種相交
遲晩　傳曰李浚敢與逆鏡之猶子克卿之子無異骨肉及其生亂
慰問謂以法外亦曰自幼放時其書八龍冊子中强盜方言尤涉陰悖亟
正邦刑　李銓供臣與浚相親浚倫論甚浚呂光學果知之浚每登悉
因之言臣亦同為瘋議因為同側不道之言　傳曰佺帳前親問之下
肆然為同側之言南門外梟示依逆惠例亂行　呂善餘供臣與浚同
為謀逆之言往來浚家矣　傳曰不待結案亟正邦刑　善餘父呂光學
杖斃　趙掄李墉鄭植出善餘招并杖斃　宋秀岳供浚常以為逆

鏡教文雖未善爲而辛丑蹤跡非鏡則不能爲誠有其功族屬皆廢是甚
可惜俊寅濟兄弟及一鏡族屬呂豐壤者五六家一鏡外從呂光世等
相與個徦渠輩亂事則鼻行當爲大將約以八月間以明火賊樣來犯
犯春川又犯金化狼川鐵原仍爲上京俊家有火賊方言冊題以妙法
者亂事當以軍號用之云云知情不告遲晩正刑 一鏡從子有濟寅
濟德濟弘濟大再從姪祐海從孫天柱耀白耀采耀玉耀德等皆鼻
衍招逮鞫寅濟正刑耀白耀采梟示其餘皆杖斃 申致雲始出
尚白招配與海又出道成招拿鞫供鼻衍投書臣果爲同逆同臣心
事者柳鳳耀朴思得也其他凶言若戊申鄭夢悅覲等肆惡之快
上親臨崇禮門樓又加刑供臣黨又有李臣源 傳曰致雲逆律正刑

其妻孥以逆遘倒亂行 昭鏡曰致書諂附僭夏受其卯翼醜誣先
正得罪斯文為世擯斥陰蓄異志與尙白鼎行葷締結始被鞫佯
作風啞狀及再鞫自知難免乃襲天海不忍聞之凶言以逞其逆心始
鏡夢敢肆誣逼醞釀逆謀甲辰之前翼賢做作凶言教誘賊海於
甲辰之後其根柢脉絡本自如此致書既是鏡夢之腹心翼賢之
死交而渠供又言與鳳耀同心則其肆凶於被訊將斃之際者可見
亂逆心術之同出一圈矣 傳曰李世鉉名入逆稧卞瑞五投書帳殿與
鼎行心則一也并亟正邦刑 傳曰李公允之甲辰八月二十四日環翠亭
一倍陰慘叵測而渠雖無狀亦一臣子意思謂豈有他意不過狂悖
所致矣戊申維賢之後心窃疑之而關係莫重泯嘿不忍論今覽逆

賊致雲之徒其脉絡相通從雲路今日公亂其令該府亟施逆律 朴
思儁供辭既辭夢卽臣從叔泰徵卽臣內舅致雲自少親密鑿以
鏡疏稱有忠節者夏徵之言以爲吾見亦然致雲恒言後論中大者
光佐鉒偉沈鑵必能立節又大纘李匡源伸枚一鏡事尚自及弘偒
之孫昌復皆其血黨匡源壽恒乃其一生親舊云云之大逆同參逢晚
正刑孥籍如法 柳壽恒供臣與致雲思儁交結其所沈滯與致雲
無思每與相對時多發出言如鏡夢之爲大逆不道正刑孥籍 沈
鏳供揮壽爲徵志之根本大處分之後何敢以非根本之說仰達乎芬
不能一刀割斷是臣之罪矣臣以壽恒逆節謂之向國有誠以壽恒之逆
言謂非大逆護逆逢晚結業假招後鏳曰與壽恒同歸一死亦可樂矣

卽令正刑諫院請施大逆律允之昭鑑曰錐博有文墨之技喜爲呈
僻之行火日廬豈便同汝之而惟其賦性狠拗言議悖戾與失志怨
國之壽恒結爲死友指劃天地互相推奬人皆怪之曾在丙辰以抬
官疏作四大臣睽剖事其意已極叵測而及夫拿鞫廿年日蘊蓄之
凶心始盡彰露至以壽恒之凶言謂非大逆而甘與同歸噫嘻痛矣
亂賊從古何限而豈有以從逆爲樂如錐之爲者哉　金渚借從錫
伏臣注致雹思備庭上則師備以爲吾欲復爲戊申毆賊之事
仍爲推質之凶言臣曰吾亦同當入謀逆遲晩　傳曰渚依逆律
例令兵判水口門外先梟示肢解後并下送江原監營懸首
十日追內同示　金正觀供臣祖弘偶及壽恒錐致雹萼苗以

一鏡爲非逆夏集址恒等每稱一鏡寃死是俾壽恒等以鏡跡

爲義理逢晩正刑夏集夏徵之從弟杖斃址恒夏集之從子并杖斃憲府啟弘錫老死

牖下尚漏天網請以大逆亂行 允之 金光秀子弘錫供鳳輝之跡

似是逆矣若以輝跡似逆之語謂臣以逆則臣願被逆律矣

傳曰不待時正刑 壆始兩司請絶島安置又啟增家妖言增與

壆之所共見而掩置不即上聞其心所在有不測增已徑斃於海島

陰亾節之拘得惟在於壆請設鞫嚴問 上從之至始壆始被鞫

壆供戊辰正月臣兄家行時祭邀穗兄弟行祭訖臣兄奉主入廟

還出乳火呼臣出一書封示之其書封外書以看標信使吳恒奉教

啟書其日入參冬至問安還家後臣兄又招臣語之曰此書中風雲

變化象云者柱怪異亞燒火當初臣兄弟看此書之隱秘兄弟立於
家隅而窺見初四日秘忽來問兄曰家中有傳來家訓乎有夢兆乎
得天書乎此即三條設問而初五日臣兄請對奏達矣云云 更推堂
供其書外封一面書以看標信徒吳命恒奉教敬書封一面書以風雲
變化之象又書以聞則萬人和悅不聞則一人自靜其時臣兄以直爲
投火仍達故臣初敢欺隱今乃直告矣其書裏面臣果見之仍稱以
誦書中語而所記數句有意做者然始 上之問堂無不忍親臨故開
牖而吐堂之無兢惶之意辭氣甚狠毒且自謂誦陳妖書語意至爲
陰凶逆節尤彰露其於秘傳亦顯有顧惜之意三司啟達堂兄弟締
結秘傳種出妖書與今番凶書脈絡相貫增死之後渠爲諸賊之推

戴從露路無餘請並依律處斷命依壞坼之例亂行處絞後孥籍如法
三司又啟請增亟施大逆律 上從之又燿爣并處絞兩司劄請逆坦
亟施孥籍之典批以柳心勉允（坦之弟侄并絕島安置） 李臣源仿臣果共致
憲親熟處訛教書事朝家若以此罪臣則臣願伏法矣臣源嘗製逆
係僞勳教書甲辰冬以玉堂請對力校輝壽鏡良諸賊而將逆鏡教
文中凶言註釋分疏至以討鏡之人比之柳子光乙巳遠竄後捧緋旌義
巳而出於致重措乃敢忍杖不服水口門外梟示其子宇和世和杖斃遲
和處絞 金正履供師徫臣源以為輝壽此疏皆是一鏡教文謬夢
作賊亦皆是乙乙臣亦以為是大逆不道遲晚正刑 李明祚供致重
以為鼎令朝廷奸臣多而君子小此其賊志掛書中奸臣滿朝之意一

串貫朱光哲謂臣以汝則內應可矣謀逆同參正刑孥籍　昭鑑曰
纂緝昭鑑義顯瞻宣在於建儲代理輝耆饞夢尚良為羣逆之
魁鍛煉誣獄而饞彿陰慘不測之言前茅於海峽翼異賢流蔓於
諺齋稚得悖棄於得渚壽館猶天逆、迯、这佶之於致害首尾三
十餘年之間腸肚互貫脈絡相連變亂層生倫彝毀滅環東土臣
子痛哭膽裂者也此諸臣逐段論下闡明義理而亂臣賊子有所知
懼者也　諭當纂修諸臣　御製綸音噫諸逆罔測語逼於予者蒼
穹昭昭陟降下臨　皇兄俯燭其雖痛心何累於予而但語逼東朝
者為人臣者痛隕歎瀘然無知其貽累於　皇兄至孝至友之德者為子
弟者其當張目而示此二事當何輯成何待諸臣而思之及此心隕嗚咽

條列大畧于左以付纂修之臣焉噫𢦏 皇兄之至孝七歲事 聖后
夙宵不離 聖后朝故判書閔鎭厚兄弟入侍也至有世子事𢦏僉
於所生之教及至壬午以此至孝事 慈聖之至愛 皇兄之至孝 和氣
藹然於禁中左右侍臣莫不欽誦此人無間言者而噫嘻痛矣逆鏡
以射日之心教文中敢以陰悖罔測行盃等說醸成戊申之逆亂此已
亘古所無之大逆而至夫今番逆賊致憲蟹醬之招尤爲心寒骨
冷有不忍聞噫嘻痛矣此非逆鏡教文之比亦事漠無所知故正法
致憲後涕泣入奏𢦏 慈聖而聞 慈聖下教乃知其時 皇兄所進
御者非 東朝所送乃 御厨所供者也𢦏 皇兄禮陟在於越五日而以
無識侍人過進之說梟鏡之輩故諱事實變幻做作語逼不敢言

之地天海倡之於前致雲信之於後非今番何以知噫兆徒予心之痛迫
我 皇兄亦必怵惕于冥冥今不間言其何以謂人子之道爲人弟之道噫我
皇兄豈徒事我而 聖伯至孝也繼述之孝卓越百王噫庚子以前不逞
之徒以小人之腹度聖人之心敢曰自有其時庚子以後我 皇上繼述
先王之志事於政於令一無更焉至哉大哉而初年歲抄付籤兆 皇兄
之本意昔年亦有是事而其時有爭執之事故敢因達儉欲得丞停
勿然之教此在儉貞交結之前故其計莫遂此正孔聖所謂履霜堅冰
至而是即予親聽達儉之言者也此輩不耐梟獍之心陰結儉貞先
陰尹志述噫以我 皇兄至仁盛德決不爲此正若嘉靖皇帝兆 皇
兄指意之教也詎不能息而 仙馭上賓以梟獍无所不至之心陰翳我

皇兄繼述之大孝敢懇稱　慈聖誨教定策之事做作罔測之說傳之
又傳致意吐其不道之說可勝痛哉可勝痛哉吁烏及此心焉敢墜
此三條三十載敢論不忍者諸臣敢爲予痛亦予善徒守不忍之心不論
於纂修工訖之前其將何顏三朝我　慈聖亦將何面歸拜我　皇兄今
茲此論畧而盡矣咨爾纂修之臣其同成焉討逆從教後因始
請開局錄變亂始末名曰闡義昭鑑